

書叢社化

三國史話

呂思勉著



劉蔭蓀

炳於台北  
甲辰十一月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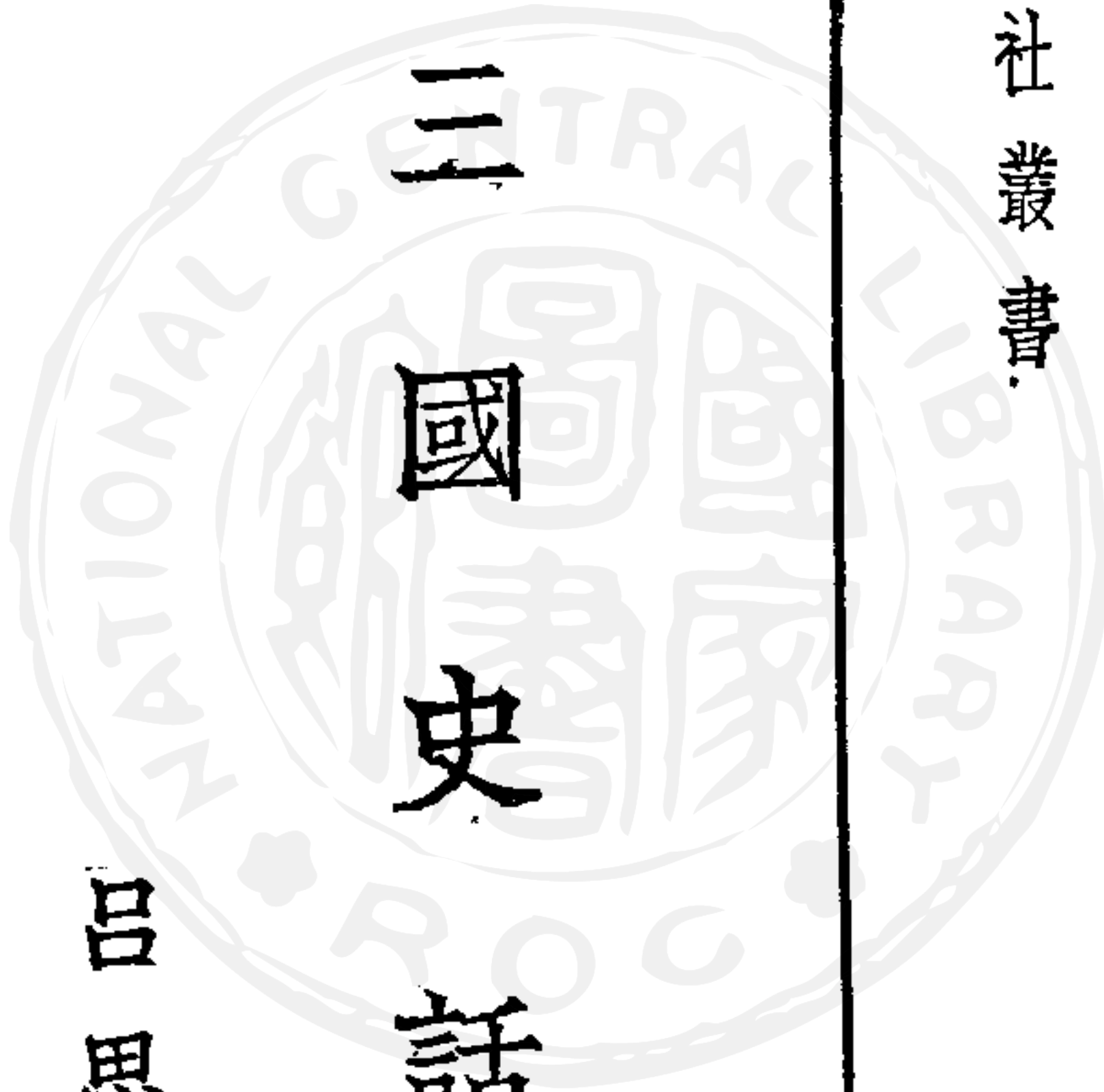
94



文化社叢書

三國史話

呂思勉著



三 國 史 話

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出版

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再版

每冊定價國幣一元二角

印刷者  
開明書店

發行者  
開明書店  
代表人范洗人

編著者  
呂思勉

有著作權 \* 不准翻印

# 次 目

十六	姜維和鍾會	一三
十五	替魏延辨誣	一〇五
十四	從曹操到司馬懿	九九
十三	替魏武帝辨誣	九〇
十二	劉備取益州和孫權取荊州	七九
十一	赤壁之戰的真相	六九
十	袁紹和曹操的戰爭	六〇
九	曹孟德移駕幸許都	五〇
八	曹操是怎樣強起來的	四三
七	董卓的擾亂	三三
六	後漢的地理	二六
五	歷史和文學	二六
四	黃巾	二六
三	外戚	二四
二	宦官	一四
一	楔子	一

國家圖書館



001685948





# 一 楔子

斜陽古柳趙家莊，  
負鼓盲翁正作場。

死後是非誰管得？

滿村聽說蔡中郎。

這是宋朝陸放翁先生的詩，所說的，便是現在的說書。說書雖然是口中的事，然到後來，將說書的人所用的底本，加以潤飾以供衆覽，就成爲現在的平話了。平話俗稱小說，亦謂之閒書。雖然有用以消閒的，然而人們的知識得自此中的，實在不少。現在中國的書籍，行消最廣的，是三國演義。據書業中人說：他的銷數，年年是各種書籍中的第一。這部書有些地方，渲染得很有文學意味，如赤壁之戰前後便是。有些地方，卻全是質實的記事，簡直和正書差不多。這就顯見得其前身係說書的底本。說得多的地方，穿插改造得多了，說得少的地方，卻依然如故。我在學校中教授歷史多年。當學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來會考時看過的歷史試卷不少。有些成績低劣的，真一不知漢祖唐宗，是那一朝皇帝。然而問及三國史事，卻很少荒繆絕倫的。這無疑是受三國演義的影響。



他們未必個個人自己讀，然而這種知識，在社會上普遍了，人們得着的機會就多，遠較學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閱讀爲有力。這可見通俗教育和社會關係的密切。老先生們估量人們知識的深淺，往往以知道記得的事情多少爲標準。講歷史，自然尤其是如此。但無意義的事實，知道了，記得了，有什麼用處呢？尤其是觀點誤繆的，知道了，記得了，不徒無益，而且有害。而且平心論之，也不能算知道史事。因爲歷史上的事實，所傳的，總不過一個外形，有時連外形都靠不住，全靠我們根據事理去推測他、考證他、解釋他。觀點一誤，就如戴黃眼鏡的，看一切物皆黃，戴綠眼鏡的，看一切物皆綠了。我們在社會上，遇見一個人、一件事，明明是好的，卻誤把惡意猜測他，就會覺得處處可疑。明明是壞的，卻誤當他好的，也會覺得他誠實可靠。歷史上的事情，又何嘗不是如此？

從前論史的人，多說史事是前車之鑒。其意以爲一件事辦好了，我們就當取以爲法，摹放他。一件事辦壞了，我們就當引以爲戒，不可再蹈其覆轍。這話很易爲人們所贊許，其實似是而非的。史事那有真相同的？我們所謂相同，都不過察之不精，誤以不同爲同罷了。事情既實不相同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對付別的事情姑弗論，在歐人東來之初，我們所以對付他的，何嘗不根據舊有的知識？所謂舊有的知識，何嘗不是從歷史經驗而來？其結果卻是如何呢？真正硬摹放古人的，自然不多，就是事實也不容你如此。然而人的知識，總是他所知道的記得的事情鑄造成功的。知道的記得的事情一誤繆，其知識自然隨之而誤繆了。所以我們現在研究歷史，倒還不重在知道的



記得的事情的多少，而尤重在矯正從前觀點的誤繆。矯正從前觀點的誤繆，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，加以講論，要容易明白些，有興味些。三國時代，既然是人們所最熟悉的，就此加以講論，自然最為相宜。所以我想：就這一段史事，略加說述，或者糾正從前的誤繆，或者陳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。以我學問的荒疏，見解的淺陋，自不免為大方所笑，我只是一點拋磚引玉的意思，希望以後人們能注意到這一方面的漸多。亦希望人們就我所說的賜與教正。

## 二 宦官

講起三國的紛爭來，大家都知道其亂源起於後漢。後漢爲什麼會亂呢？大家都知道其根原是靈帝的寵信十常侍。因此而政治紊亂，引起黃巾的造反，而引起劉備和孫堅的起兵。又因靈帝死後，少帝即位，國舅何進要誅戮宦官，而引起董卓的進京，而引起廢立之事。又因此而引起袁紹、曹操等紛紛起兵討卓。天下就從此分裂了。然則後漢的亂源，最大的便是十常侍，這還是人謀之不臧。做三國演義的人，說什麼「天下大勢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」，好像有什麼定數似的，恐怕未必其然了。然則宦官究竟是怎樣一種人呢？歷來讀史的人，怕知道宦官之爲害者多，知道宦官的來源者少。我不妨借此機會，和諸君談談。

所謂宦者，大家都知道是曾經閹割的人。近代的俗語，亦稱爲太監。那是因爲在明朝，他們所做的官，有二十四個，都稱爲某某監之故，這是不難解的。然則何以又稱爲宦者呢？在後漢時代這一種人，威權很大，敗壞政治很利害，所以做後漢書的人特地替這一班人做了一篇傳，名爲宦者列傳，宦者列傳序裏說：「中興之初宦者悉用閹人。」這句話和我們通常的見解有些不符。通常的見解，都以爲宦官就是閹人，現在卻說光武中興之後，宦官纔全用閹人，那麼，自此以前，宦官就



並非閹人了。所以有人疑心這「宦」字是錯的，說當作「內」字。然而他這句話，實在自己是錯的。

宦字的意思，本來並非指閹割。而宦官二字，亦本非指閹割的人所做的官。我們所謂五經中間有一部喚做禮記。禮記的第一篇是曲禮，曲禮裏有一句道：「宦學事師，非禮不親。」學就是進學校，宦是什麼呢？須知道古代所謂學校，和現代全然不同。現代的學校，必須要傳授些知識技能，古代的學校則全無此事。古代的學校亦分爲大學小學，所謂小學，只是教授一些傳統的做人道理以及日常生活間的禮節，如灑掃應對進退之類。又或極粗淺的常識，如數目字和東西南北等名稱之類。根本說不上知識，更無實際應用的技能。至於大學，其中頗有些高深的哲學。然而宗教的意味是很濃厚的。禮記裏又有一篇，喚做文王世子。文王世子說：當時大學中所教的，是詩、書、禮、樂。這並不是現在的詩經、書經、禮記等等。須知古代的人研究學問的很少。而古人的迷信，卻較後世人爲深。當時的人對於一切問題的解釋，都含有迷信的意味。所以在後世，學術和宗教是分離的，在古代則是合一的。所以古代的學問只存於教會之中，而教育權也操在教會手裏。古代教會中非無較高深的學問，然總不能全脫離宗教的意味。至於實用的知識技能，則是他們所看輕的，學校裏並不傳授。所謂詩、書、禮、樂，禮即宗教中所行的禮，樂即宗教中所用的樂。詩就是樂的歌辭。書大約是宗教中的記錄。在古代，歷史和宗教中的經典，也是分不開的。印度和西藏就都是如此。



古代學校中有所謂養老之禮，其儀式非常隆重。天子對於所養的老人，要自己割好了肉，捧着醬送去請他喫。喫了，還要自己斟酒，給他漱口。就因為他是一個宗教中的長老，與不帶迷信色彩的師長不同。禮記上還有一篇，喚做王制。王制裏有一句說：「出征執有罪，反釋奠於學。」釋奠是一種祭祀之名。發兵出去，打了勝仗，回來卻在學校裏去舉行祭禮，就可見古代學校不是一個學術機關，而其宗教意味極為濃厚了。古書上說學校制度的地方很多，不能全說他是子虛烏有，然而從沒見古書上記載一個人在學校裏學到了什麼知識技能，就是爲此。然則古人沒有應用的知識技能麼？不然，我們知道：所謂三代之世，已有較高度的文明，其時有許多事情，已非有專門知識技能不能辦，就是現在所傳的幾部先秦子書，其中包含專門的知識技能也頗多，不能說全是後人偽造的。然則古人的知識技能，從那裏來的呢？這就是從宦之中得來。古人解釋宦字，有的說是學，有的說是仕的確，這二者就是一事。因爲在古代，有些專門的知識技能，就是在辦理那件事的機關裏，且辦事且學習而得的。從其辦事的一方面說，就是仕。從其學習的一方面說，就是學。讀者諸君，總還有讀過論語的，論語的先進篇有一段，說「子路使子羔爲費宰。子曰：賊夫人之子。子路曰：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。何必讀書，然後爲學？」子路再魯莽些，也不會主張人不學就可以辦事。子路只是看重且辦事且練習，而反對不能直接應用的知識，和現在的人看重應用技術，而藐視高深學理一般。就是重視宦而輕視學。漢時皇室的藏書，由劉向和他的兒子劉歆編成一部書目，謂



之七略、班固漢書的藝文志，大部分就是鈔錄他的。他對於每一類的書，都有推論這種學問從何發源及其得失的話。其論先秦諸子之學，都以為是出於一種官署，就是為此。然則宦就是在機關中學習做公務員。公務員中，自然有出類拔萃，有學術思想的，就根據經驗，漸漸的成立一種學術了。話越說越遠了，這和後世所謂太監者何干呢？不錯，聽我道來。剛纔所說的，只是宦的正格。譬如現在機關中正式辦理公務的公務員。現在機關中不有名為公務員，而實在無事可辦；或者只是替長官辦理私事的麼？在古代亦何嘗不是如此。所以秦始皇少年時，有一個人喚做嫪毐的，和他的母親奸通了，嫪毐自然闊起來了，於是一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。」這句話，見於史記的呂不韋列傳裏。這所謂宦，那裏是在什麼機關裏學習什麼公務？不過在他家裏做他的門客罷了，所以要稱為舍人。嫪毐的舍人固然極一時之盛，然而古代的貴族，決不止嫪毐一個人有舍人。這種在貴族家裏做舍人的，都謂之為宦。所以「宦」字又有一個訓釋是「養」。與「養」字可從兩方面解釋。他們是他們主人的食客，是他們的主人養活他的，所以謂之養。亦可以說：他們是以奉養他們的主人為職務的，所以謂之養。此等門客，皇帝名下自然也是有的，這便是所謂宦官。中常侍即宦官之一。在前漢時，並不一定都用閹割過的人，到後漢光武帝之後，纔專用此等人。所以後漢書宦者傳序要說：中興之初，宦官悉用閹人了。

然則閹割的人是從那裏來的呢？說到這裏，又有一件有趣味而且又有些意義的事情。諸位



知道刑字是怎樣講的呢？在下發這個問，逆料諸位一定會說：刑字不過是懲罰的意思，所以把人拘禁起來，剝奪其自由，也是刑的一種。然而古代的刑字，卻不是這樣講的。在古代，必須用兵器傷害人的身體，使之成爲不能恢復的創傷，然後可以謂之刑。十三經裏，有一部書，喚做周禮。周禮全是記古代所設的官及各官的職守的。其體例，極似明清時的會典。須知會典原是依據周禮的體例編成的。不但會典的體例是摹放周禮，就是隋唐以後的官制，其大綱也是摹放周禮制定的。周禮有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六官，後世就摹放之而設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六部。周禮的地官司，就是後世的戶部，是管理人民的。治理地方的官，都屬司徒管轄。他們都可以治理獄訟。獄便是現在所謂刑事，訟便是現在所謂民事。然而他們所用的懲罰，祇能到拘禁和罰作苦工爲止。如要用兵器傷害人的身體，那是要移交司寇辦理的，司寇便是後世的刑部，其長官稱爲司寇，寇是外來的敵人。聽訟之官謂之士，其長官謂之士師，師字的意義是長，士師就是士的長，士則本是戰士的意思。然則古代用兵器傷害人的肉體，使其蒙不可恢復的創傷，其根本，實在是從戰爭來的，不是施之俘虜，就是施之內奸。後來社會的矛盾漸漸深刻了，纔有以此等懲罰施之於本族，用之於平時的。然而管理本族人民的機關裏，還是不能用。這一因其爲習慣之所無，一亦因此等施刑的器具及其技術，本非治理本族的機關裏所有，所以非把他移交到別一種機關裏不可。把現在的事情比附起來，就是從司法機關移交軍法審判了。古代有所謂五刑，都是傷害人的肉體的，便是墨、劓、剕、宮、大辟。



墨是在臉上刺字。劓是割去鼻子。剕亦作臠，是截去足指。宮，男子是閹割，女子是把他關閉起來。大辟是殺頭，這是傷害人的生命的，和墨、劓、剕、宮又有不同，所以又稱爲大刑。五刑對於男子，都是傷害身體的，獨宮刑對於女子不然，不過是拘禁。這亦可見傷害肉體之刑，原起於軍事，因爲在軍事中，女子倘或做人俘虜，戰勝的人還要用來滿足性慾，所以不肯施以閹割，於是自古相傳閹割之刑，只對於男子有之。到後來，要將此刑施於女子，就只得代以不傷肉體的拘禁了。傷害身體的刑罰，最初只施諸異族，或者內奸，所以較古的法子，是「公家不畜刑人，大夫不養。」這話亦見在禮記王制上。因爲俘虜原來是敵人，內奸是投降異族的，也和敵人一樣，怕他們報讎之故。到後來傷害身體的刑罰，漸漸的施諸本族了，於是受過刑罰的人，其性質的可怕，就不如前此之甚，因此，就要使他們做些事情。周禮這一部書，從前有人說他是周公所做的，這是胡說。這部書所採取的，大概是東周以後的制度，時代較晚，所以受過各種刑罰的人，都有事情可做。而其中受過宮刑的人所做的事情是「守內。」因爲古代的貴族，生怕他的妻妾和人家私通，所以在內室裏要用閹割過的人。到後來，就有一種極下賤的人，雖未受過宮刑，而希望到貴族的內室裏去服役，就自行閹割，以爲進身之階了。宮刑，當隋文帝時業已廢除。自此以後，做內監的人，都是自行閹割的。漢時雖還有宮刑；然據後漢書宦者列傳序裏說，當時的宦者，亦以自行閹割進身的爲多。後漢時的宦官，既專用此種人。自此以後，宦官二字，遂成爲此種人的專稱，失其本義了。



皇帝爲什麼會相信宦官呢？在歷史上，有少數是因其性多疑忌，以爲朝臣都要結黨營私；只有宦官，是關閉在宮裏，少和外人交接，結黨要難些；而且宦官是沒有家室的，營私之念也要淡些；所以相信他的。然而這只是極少數。須知古來的皇帝，昏愚的多，賢明的少。這也並不是歷代的皇帝生來就昏愚。因爲人的知識，總是從受教育得來的。這所謂教育，並非指狹義的學校中的教育，乃是指一切環境足以使我們受其影響的。如此說來，皇帝所受的教育，可謂特別壞。因爲他終年關閉於深宮之中，尋常人所接觸到，足以增益知識的事情，他都接觸不到。所以皇帝的天性，是一個上知，僅能成爲中人；如其本係中人，就不免成爲下駟了。皇帝是一個最大的純袴子弟，要知道皇帝的性質，只要就純袴子弟加以觀察，就可以做推想的根基了。純袴子弟不是有的不肯和上等人交接，而專喜和奴僕攀談，且專聽奴僕的話麼？這是因爲他們的知識，只够聽奴僕的話，而且只有奴僕，本無身分，亦無骨氣，所以肯傾身奉承他。歷代皇帝的喜歡宦官，其原理亦不過如此。但是有等人，因其所處地位的重要，其所做的事，往往會鬧出大亂子來。譬如在前清末年，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不和，這在民間，也鬧不出多大的亂子。母子不和之事，我們在社會上亦是時時看到的。然在皇室之中，就因此而釀成「戊戌政變」、「庚子拳亂」種種關係大局之事了。歷代皇帝喜歡宦官，所以釀成大患，其原理亦不外此。



## 三 外戚

宦官是後漢的亂源，這是個個人都知道的了，卻不知道後漢還有一個亂源，那便是所謂外戚。什麼叫做外戚呢？外戚便是皇帝的親戚，俗話謂之國戚。其實這是不通的。皇帝是皇帝，國家是國家，如何好并做一談呢？但是君主專制時代的人，對於這個區別是不甚清楚的。所以皇帝的舅，就喚做國舅。讀者諸君，不還記得三國演義上，有一回國舅謀誅宦豎——一回麼？何國舅便是何進。他是後漢少帝的舅舅，少帝名辯，是靈帝的兒子。正宮皇后何氏所生。靈帝不喜歡他，而喜歡後宮美人王氏所生的兒子，名喚協。不立正宮皇后的兒子做太子，卻立後宮美人的兒子，在君主時代喚做「廢嫡立庶」，是違反習慣的，不免引起朝臣的諫阻，招致全國的批評，所以靈帝遲遲未能舉行。後來卻一病死了。據歷史上說：靈帝是把後事屬託宦者蹇碩，叫他擁立協做皇帝的。當靈帝死的前一年，曾設立八個校尉。校尉是漢朝直接帶兵最高的官，就像現在的師長一般。凡校尉手下，都是有兵的。再高於校尉的將軍，卻像現在的軍長一般，手下不一定有兵了。當時設立八校尉，其中第一個便是蹇碩。其餘七個校尉，袁紹、曹操，還有後來屬於袁紹、烏巢劫糧時為曹操所殺的淳于瓊，都在其中。歷史上說其餘七校尉，都統於蹇碩。大約蹇碩是八校尉中的首席。以一校尉



而兼統七校尉，其實權就像將軍一般，不過沒有將軍的名目罷了。大概因為他是宦官，不好加他以將軍的稱號罷。然而其實權的不小，卻可想見了。當時到底是靈帝因為他有兵權，把廢嫡立庶的事屬託他？還是他因兵權在手，生出野心，想要廢嫡立庶，詐稱有靈帝遺命？我們現在也無從斷定。須知歷史上這類不知真相、難以斷定的事實，正多着呢。靈帝未曾廢嫡立庶，靈帝死後，一個宦官卻出來幹這件事，無論其立心如何，在法律上總是毫無根據的，非靠實力不能解決。蹇碩雖是八校尉的首席，其餘七校尉未必肯聽他的命令。而且八校尉只是新設的兵。在京城裏還有舊有的兵呢。舊有的兵屬誰？那何進在名義上是大將軍，一切兵都該聽他的調遣的。漢朝離封建時代近，大家都有尊重貴族之心。國舅是貴族，容易得人擁護。宦者卻是刑餘賤人，大家瞧不起的，無人肯聽他的命令。所以蹇碩在當時，要廢嫡而立協，名義上既覺得不順，實力上，儻使為堂堂正正的爭鬥，亦決不能與何進敵，只有運用手段，把何進騙進宮裏去殺掉之一法。在宮外是大將軍的勢力大，在宮內卻是宦官的勢力大，宮禁是皇帝所在，攻皇宮就有造反的嫌疑，這件事無人敢輕易做。蹇碩在當時，儻使真能把何進騙進宮殺掉，他的希望，倒也或許可以達到，至少是暫時可以達到的。苦於何進也知道他的陰謀，不肯進宮，蹇碩無法，只得聽憑辯即皇帝位。此即所謂少帝。蹇碩既未能廢立，那不過是一個宦者，他手下的兵，是既不足以作亂，并不能擁以自固的，就給何進拿下監，治以死罪。當後漢時，宦官作威作福，天下的人民恨極了。當時的士大夫也都痛恨他。這時候，



要誅戮宦官的空氣，自然極其濃厚。何進便想把專權得寵的宦官，一概除盡。然而宦官和太后是接近的，天天向太后訴苦。女人家的耳根是軟的。聽了他們的話，就不肯聽從何進的主張。何進無法，乃想調外邊的兵進京來威嚇太后。這樣一來，宦官知道事機危急，乃詐傳太后的詔旨，叫何進入宮。何進想不到這時候的宮內還會有變故。輕率進去，竟給宦官殺掉。宦官此等舉動，不知道是以爲無人敢犯皇宮呢？還是急不暇擇，並未考慮總之，在此種情勢之下，還要希望人家不敢侵犯皇宮，就沒有這回事了。這時候，袁紹的堂兄弟袁術，正受何進之命，選了兩百個兵，要去代宦官守衛宮禁。聽得這個消息，就去火燒宮門，攻擊宦官。宦官如何能抵敵？只得挾持少帝，逃到黃河邊上的小平津。有的爲追兵所殺，有的自己投河而死在京城裏的。那袁紹此時，正做司隸校尉，是京城裏管緝捕督察的官，把他盡數搜殺。宦官到此，算一網打盡。然而西涼將董卓，亦因應何進之召，適於此時入京。西涼的兵是強的。董卓又是個粗暴的人，敢於妄作妄爲。進京之後，便專擅朝權。把少帝廢掉，而立協爲皇帝，這個就是漢獻帝。於是袁紹逃到東方。東方的州郡，紛紛起兵，討伐董卓。董卓就把洛陽燒毀掉，逃到西京長安。東方起兵的人，並無意於討伐董卓，各自占據地盤，互相爭奪，天下就從此分裂了。追原禍始，宦官固然不好，外戚也不是個好東西。因爲外戚不好，後漢的皇帝總和宦官合謀誅戮他，宦官因此才得專權，而和外戚亦遂成爲不兩立之勢。積聚了許多次的衝突，最後一次，到底搗出很大的亂子來，其事就不可收拾了。所以外戚也不能不算是後漢的一個



亂源。然則外戚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呢？

我們現在，親戚二字是指異姓而言，古代卻不然。戚字只是親字的意思。凡是和我們有血統上的關係的，都謂之戚。我們的血統是有父母兩方面的。父親的父母和母親的父母，父親的兄弟姊妹和母親的兄弟姊妹，和我們的關係，正是一樣，夫妻之間，妻對於夫之父母，和夫對於妻之父母，其關係也是一樣的。但是從父系家庭成立以來，父親一方面的親屬和我們是一家人，母親一方面的親屬卻是兩家人。夫妻之間，妻是住在夫的家庭之內的，夫的家就是妻的家，妻的家卻不是夫的家。凡在家庭團體以外的人，古人都於其稱謂之上，加一個外字，以示區別。所以母親的家庭，稱爲外家。母親的父親，稱爲外祖父母。妻稱夫的父母爲舅姑，夫卻稱妻之父母爲外舅外姑。外戚二字，正是一個意義，就是指不是一家的親屬。單用一個戚字，或用親戚兩字，則是指一個家族以內的親屬的。古人對於血統有關係的人，親情特別厚，後世的人卻淡薄了。世人都說：這是古代的人情厚，後世的人情薄。其實不然。親密的感情，是從生活的共同來的。所謂生活的共同，並不限於財產相共。凡一切事實上的關係都是。如幾個人共同經營一件事業，共同研究一種學問，都是生活有關係。所以現在同事或同學之間，感情會特別親厚。人類的團體，其範圍是愈擴愈大的。所以愈擴愈大，則其根原是經濟上的分工合作。譬如現在，上海木匠所用的木材，或者是江西、湖南等省販來的，或者是外國販來的。如此，上海的木材行，就不能不和江西、湖南等省的人有關係，甚



而至於不能不和外國人有關係。各省或各國的人都可以做起同事來。既利害相同，又時時互相接觸，彼此之間，自然容易互相了解，而其感情自然也易於濃厚了。這是舉一事爲例，其餘一切都如此的。古人則不然。其時交通不便，這一個部族和那一個部族，往往不相往來。事實上有關係和互相接觸的，都限於部族以內。親厚的感情，自然也限於部族以內了。古代同部族之中，大抵是血緣有關係的人。後人不知道其感情的親厚，由於當時人的生活局促於部族之內，誤以爲血緣有關係的人，其感情自然會特別親厚。遂以爲血緣有關係的人，其間另有一種天性存在，這真是倒果爲因。假如血緣有關係的人，其間自然而會有一種天性存在。那末，把小孩從小送入育嬰堂裏，爲什麼長大後，不會自然認得其父母呢？所以現在倫理上所謂天性，無不是事實所造成，根本沒有一件是生來就有的性質。讀者諸君一定要駁我，說別種性質都可以說是事實造成的，母愛怕不能這麼說罷？不然，最初的人類如何能懸延到如今呢？當時是沒有所謂社會習染的，最初的母親，如何會自動撫育其子女呢？要問這句話，只要請你就動物試驗試驗。假如你家裏有雌貓，當他生小貓的時候，你試把他自己所生的取掉，換幾隻別一隻貓所生的小貓給他，他一樣會把乳給他喫的。可見母貓的哺乳小貓，只是滿足他自己的哺乳慾，哺乳慾是並不限於自己所生的幼兒的。人類遠古的母親怕也是如此。以當時人類能力的薄弱，儼使個個母親都只肯撫育自己所生的子女，那怕人類真不會懸延至於今日了。然而人類這一類倒果爲因的誤解，是非常之多。



的。既誤以爲血緣相近的人，其間有一種特別的天性，就以爲血緣相親近的人，在倫理上應當特別親厚，於是有國有家的人，也就要特別任用自己的親戚了。親戚分爲兩種：一種是父系時代自己家裏的人，後世謂之宗室。一種是母親家裏或者妻子家裏的人，後世謂之外戚。

倫理上的訓條只是一句空話。到實際上的利害和倫理上的訓條相衝突，普通人是不會遵守訓條、不顧利害的。所以古人誤以爲宗室外戚和自己特別親厚，而把他封了許多國，到後來，其衝突就起於宗室和外戚之間。因爲并吞人家的國，利益大了，就顧不得什麼一家不一家，親戚不親戚。試看東周列國，互相吞并，其間那一國不有同姓或者婚姻的關係呢？然而直到漢朝，人心還沒有覺悟。漢高祖得了天下，就把子弟及同姓分封了許多在外邊，而朝內之事，則專一付託呂后。諸位讀過兩漢演義麼？韓信、彭越，是何等樣利害的人？爲什麼都會給呂后殺掉？這不是漢高祖自己在外邊跑，把京城裏一切政治都交付給呂后，才會這樣麼？儻使呂后亦像別一朝太平時代的皇后，專門坐在宮裏，不管外事，能够忽然跳起來殺掉這兩個人麼？可知後來呂后的臨朝稱制，事非偶然了。

一種不適宜的制度，人類是非經過長久的經驗，不會覺悟的。把宗室封建於外，後來要互相攻擊，甚而至於對天朝造反，這是從封建時代就積有很長久的經驗的。所以秦始皇并吞六國之後，已不肯再封建子弟。漢高祖雖不行其法，到景帝時吳楚七國造反之後，也就覺悟其制度之不



可行，把所封的王國，地方都削小，政權也都奪去了。至於外戚秉政，足以貽禍，則其經驗較淺。因為古代等級森嚴，諸侯是要和諸侯結婚的，和自己國內的大夫結婚，是個例外。所以古代國內，甚少外戚，自然不會撞出多少禍事來。所以在漢代，前漢爲外戚王氏所篡，後漢還是任用外戚。所用的外戚，沒一個有好結果，然而一個外戚去，一個外戚又來。正和辛亥革命以前，一個皇帝被打倒，又立一個皇帝一樣。當一種制度的命運未至滅亡的時節，雖有弊病，人總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，而不怪到這制度不好。譬如我們現在，天天罵着奸商，卻沒人攻擊商業制度一樣。

## 四 黃巾

後漢的亂源，還有一個黃巾賊。黃巾賊的事跡，料來諸位都知道的了，用不着在下來談。在下卻想借這機會和諸位談一談道教。

大家不都知道，在江西的龍虎山上，有一個張天師麼？這天師的稱號，從何而來？據魏書釋老志說，是這樣的：當魏世祖時，有道士寇謙之，少修張魯之術，後來太上老君下凡，授以天師之位，據太上老君說：自從天師張衡去世，地上久已無修善之人。因為寇謙之為人好，修道誠，所以特將此位授給他的。然則張陵是第一位天師了。張陵是誰？便是三國時代割據漢中的張魯的祖父。

據三國志說：張陵是在四川的鵠鳴山中學道的。要學他的道的人，都要出五斗米，所以時人稱爲米賊。張陵的道，傳給他的兒子張衡，張衡又傳給他的兒子張魯。然而後漢書靈帝紀說：中平元年七月，巴郡妖巫張脩反。注引劉艾說：張脩替人治病，病好的給他五斗米，號爲五斗米師。三國志張魯傳注引魏文帝所做的典略也說：靈帝時妖賊大起。在現在陝西省城一帶，就是漢朝人所稱爲三輔的地方，有駱曜。在東方有張角。在漢中有張脩。張脩之道，稱爲五斗米道。並沒有說起什麼張陵和張衡。張脩和張魯，都是益州牧劉焉手下的軍官，劉焉差他倆去奪取漢中的。既得漢中



之後，張魯又將張脩殺卻，而并其衆。典略說五斗米道，本起於張脩，張魯在漢中，因百姓相信張脩的道，把他增加修飾的。儻使張魯之道，真係受之於其父祖，則三代相傳，歷時不爲不久，爲什麼魏文帝和他是同時代人，絕不提及其父祖？而且張魯是江蘇豐縣人。魏文帝說五斗米道和張角的太平道，大略相同，張角是鉅鹿人，鉅鹿是現在河北的寧晉縣；還有被孫策殺掉的于吉，是琅邪人，琅邪是現在山東的諸城縣；其地亦都在東方，爲什麼五斗米道獨出於四川？江蘇人跑到四川去傳道，固然不是沒有的事，爲什麼其道在四川又並無影響呢？三國志和後漢書的劉焉傳，都說張魯的母親是懂得鬼道的，因此在劉焉家中進出，亦不說他的鬼道和他的丈夫張衡、公公張陵有何關係。然則張陵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物，殊不可知。似乎張魯既據漢中之後，因人民信奉五斗米道，不能不行，而又不願意承認此道出於其仇敵張脩；五斗米道既爲人民所尊奉，把來裝在自己的祖父和父親身上，至少在當時的環境裏是光榮的；而且三代相傳，則根柢深厚，又可以引起人民信仰之心；於是妄言其道出於父祖。然則張陵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物，殊不可知，而後世自稱爲他子孫的人，居然代代以天師自居；歷代的政府，也居然多加以天師、真人等封號；儻使張陵有知，怕也要覺得出於意外罷？

替人治病，使人思過，給他符水喫，這是張脩和張角相同的。就是于吉，也用符水替人治病的。然而他們的行徑，也有大不相同的地方。張角是要扇動人民造反，奪取天下的。他分遣弟子八人，



傳道於四方。據後漢書皇甫嵩傳說：相信他的人，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荆、揚、兗、豫八州都有。後漢時這八州，要包括現在江蘇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山東、河南、河北八省。他的徒黨有幾十萬人。他把他們部署爲三十六方。大方萬餘人，小方六七千。一朝事洩，他一個命令傳出去，這些徒黨就同時並起了。他又謠言：「蒼天已死，黃天當立。」這句話，三國演義上有，後漢書上也是有的。諸位讀了，一定要覺得奇怪，怎麼天會得死呢？也不過以爲草寇的說話，是不通的，不求甚解，一笑置之罷了。其實不然。搖惑人心的話，也是耍人家懂得的。儻使沒有人懂，還造作他做什麼？就使造的人不通，這話又何能風行呢？須知古人的見解，和今人不同。今人說天子，只是一句空話。古人說天子，則真當他是天的兒子的。這種思想起源很早。到漢朝時候，其迷信還未盡破除。諸位大概都知道漢高祖斬蛇起義這句話。這件事史記、漢書上是這樣說的：漢高祖夜行，前有白蛇當道，漢高祖拔劍斬之，高祖走過之後，又有人走過這地方，見有老嫗夜哭。問他爲什麼事情？他說：我的兒子被人殺了。過路的人問他：你的兒子是什麼人？給什麼人殺掉？他說：我的兒子是白帝的兒子，現在給赤帝的兒子殺掉了。過路的人聽他這話奇怪，覺得他不老實，正要給些苦頭他喫，他卻忽然不見了。這話自然是假造的。然而爲什麼要造這段話？就可見得當時的人有此思想，造出來足以搖惑人心了。什麼叫做赤帝白帝呢？這正和張角所說的蒼天、黃天，是一個道理。把天和地當作整個的，天上只有一個總的天神，地下也只有一個總的地神，這是業經進化後的宗教思想，古人卻不是這樣。古人所祭的



地，只是自己所居住所耕種的一片土地。這便是現在的社祭。所祭的天，也只是代表一種生物的功用。農作物是靠着四時氣候的變化，才能够生長成熟的。古人看了這種變化，都有一個天神在暗中主持着，所以有青、赤、白、黑四個天帝，青帝主春生，赤帝主夏長，白帝主秋收，黑帝主冬藏。春生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，都是要靠土地的，所以又有一個黃帝，以主土地的隨時變化。古人又很早就有一個五行的思想，把物質分成五類。那便是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。把五行來配五方和四時，則木在東方，屬春；火在南方，屬夏；金在西方，屬秋；水在北方，屬冬。這大約因春天草木生長，夏天炎熱，火的性質也熱；秋天草木都死了，其性質爲肅殺，而金屬是做兵器的；冬天寒冷，水亦是寒冷的；所以如此配合。至於土，則古人每以自己住居的地方爲中心，自然只好位置之於中央；其次序，自然在木、火和金水之間了。古人看天上的五帝，是應該依著次序來管理人間之事的。爲天下之主的，必須是天帝的兒子。所以朝代的更換，便是這一個天帝的子孫，讓位給那一個天帝的子孫。這就是所謂「五德終始」。所以我們看古史，往往說某一個帝王是以某德王，如以木德王、以火德王之類。五德終始又有兩種說法：一種是依相剋的次序，木德之後該金德，金德之後該火德，火德之後該水德，水德之後該土德，土德之後又該木德的。一種是依相生的次序，木德之後該火德，火德之後該土德，土德之後該金德，金德之後該水德，水德之後又該火德的。在秦朝和西漢的前半期，是依著相剋的次序。所以秦朝以周朝爲火德，自己爲水德；漢朝又自以爲土德。到西漢的末年，卻改用相生之說



了於是以周朝爲木德，自己爲火德，而把秦朝去掉不算。後來魏文帝代漢，又自以爲是土德。張角說什麼蒼天、黃天，自然也是想做皇帝的，不過依相剋的次序，應該說黑天已死，黃天當立；依相生的次序，應該說赤天已死，黃天當立。總不該說蒼天已死，黃天當立。不知道是張角另有說法呢？還是做歷史的人弄錯了一個字。不過他說到這一類的話，其有取漢朝而代之之心，總是顯而易見的了。所以我說：張角是要扇動人民造反，奪取天下的。至於張脩，則其規模大不相同。據三國志和注引魏文帝典論說：他隔了若干里，就設立一個義舍，以便行人歇宿。又把米和肉置於其中，謂之義米肉。過路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量喫飽。但是不能多取的，多取的鬼會罰他。他又禁酒。春夏則禁殺生。有小罪的人罰他修路一百步。如此，人民的經濟，頗可因之而寬餘。張魯據漢中，亦有二十餘年，始終未曾出兵爭奪別的地方。後來曹操去伐他，他的意思還不願抗拒。可見其宗旨只要保守一地方，與民相安。于吉又和張脩、張魯不同。張魯雖無意於爭奪天下，擴充地盤，畢竟還帶過兵，打過仗。張脩并還造過反。至於于吉，則大約是個文人，所以三國志孫策傳注引江表傳說：他在現在的蘇州，設立精舍，這精舍乃是漢人讀書講學之處。他的被殺，江表傳和注所引的搜神記，說法亦有不同。江表傳說：孫策在城樓上聚會諸將賓客，于吉從樓下走過，諸將賓客有三分之二都下樓迎拜他。孫策大怒，說他搖惑衆心，使自己手下之人失掉君臣之禮，就把他捉起來。信奉于吉的人，都使家中的婦女去見孫策的母親，替他求情。諸將又連名請求孫策，要替他保全性命。孫策



不聽，竟把他殺了。搜神記說：孫策要乘虛襲擊許昌，帶着于吉同行，時適大旱，舟行困難。孫策一清早就自出督促。將吏卻多在于吉處，不能依時聚集。孫策大怒，說他敗壞部伍，就把他綁在地上曬，叫他求雨，說午時以前得雨就赦他。果然大雨傾盆，大家以爲孫策要赦他了，孫策卻竟把他殺掉。這兩說誰真誰假，連做三國志注的裴松之，也不能決斷。依我看來，都未必確實的。因爲江表傳說：諸將替他求情時，孫策說：你們不要信他。從前有個交州刺史（交州是現在的越南地方，在唐以前，也是中國的郡縣。）張津，就是相信這般邪道的，後來到底爲外夷所殺。據裴松之說：張津確是死在于吉之後的，就可見得江表傳的不確。至於搜神記說孫策要襲擊許都，依我看來，根本沒這一回事。這話另有一段考據，只好將來再談。現在假定我的說法是確的，搜神記的話就也是靠不住的。但江表傳和搜神記，畢竟是離于吉年代不遠的人所做。他們想像中以爲于吉是怎樣一個人，畢竟不會錯的，據他們的想像，則于吉是一個術士，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個江湖醫生。他至多只能以幕友的資格隨軍，決不能帶兵打仗的。看孫策手下的諸將賓客如此信奉他，可見他專和闊人來往。和張角、張脩、張魯等，專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的，又有不同。須知宗教是有這三種。一種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，而想扇動了他們，以圖大事的，如近代洪秀全所創的上帝教便是一種。亦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，確有些勸人爲善的意思的。如波斯的摩尼教，在唐朝時候曾經輸入中國。後來被唐武宗禁止了，然而到宋朝時候，人民仍有信奉他的。其教徒都不喫肉，而且還要互



相救濟，所以多有致富的，能維持一部分的信仰。還有一種，則是專和上中流社會中人交接的。如在距今十餘年以前，風行一時的同善社就是。這三件年代比較近的事，恰好和漢末的張角、張魯、于吉做一個比例。這種宗教，因其教理大都淺陋；而且既是宗教，總不免有些迷信的地方。迷信這件事，是在本團體以內便被視為神聖，在本團體以外就會被視為邪道的。再加有張角一類人，借此扇動了老百姓以圖大事，就更被一般人所痛惡，要目為邪教；而政府也要加以禁止了。然第三種不過可鄙，並不會有什麼大害。第二種還可以說是有些益處的，只有第一種危險些。然而第一種的危險，實仍由於社會的不安，和宗教的本身並無多大關係。後漢書楊震傳說：他的孫兒楊賜，在靈帝時位居司徒，曾上疏說：張角所扇惑的全是流民。這件事，但懲治張角，是無用的。要令各地的官吏把流民都送還本鄉。然後把太平道的頭目懲治幾個，其事就不勞而定了。可見得張角的能够扇惑，全由於社會的不安。宗教的本身並無多大力量。

還有，後世所謂道教，其根原，分明是出於張角、張脩、張魯、于吉一班人的，和老子毫無相干，他們卻都奉老子為始祖。因為老子這一派學問，古代稱為道家，他們的教就稱為道教；而且竟有稱佛道為釋老的，如魏書的釋老志便是，這又是什麼道理呢？我說：這是因黃帝而牽及老子的。據後漢書說，張角所奉的道，稱為黃老道，而典略說張脩在漢中，並不置官吏，但令教中的祭酒治理百姓，祭酒要將老子的五千言教人學習。老子的五千言和張脩之道有何關係，而要使人學習呢？原



來秦漢時的方士，就是教秦始皇，漢武帝派人到海外去尋神仙、鍊合丹藥、服之以求不死的，都依附於黃帝。黃帝是沒有書的，老子卻有五千言。黃老在秦漢時代是並稱的。張角、張脩、張魯、于吉等的道術，本來和方士有相當的關係，就因黃帝而牽及老子，把老子的書來使人誦習了。反正是當他咒語念，管什麼意義合不合，念的人懂不懂呢？而老子，就這麼糊裏糊塗的被人牽去，作為他們教中的始祖了。儻使老子地下有知，怕更要莫名其妙罷？





## 五 歷史和文學

講三國志，大家所最喜歡聽的是戰事。我現在說了許多話，一點戰事也沒有提到，讀者諸君一定要不耐煩了。且慢。戰事是可以講的，三國演義式的戰事，卻不能講，因為這根本是文學，不是歷史。文學固然有文學的趣味，歷史也有歷史的趣味。充滿了離奇變幻的情節，使人聽了拍案驚奇，這是文學的趣味。但意義實在是淺薄的。因為文學是刺激感情的東西。要求感情滿足，其勢不能使人多用心。所以演義一類的書，所說的軍謀和外交手段等，看似離奇變幻，神出鬼沒，要是我們真肯用心，憑着事理想一想，就知道他所說的話，都極幼稚，只好騙小孩子罷了。講歷史卻不然。歷史上的事情，都是真實的。其中如軍謀和外交問題等，關係何等重大！應付這些問題的人，各方面都要顧到。而他們當日的環境，就是他們四面八方的情形，十分裏倒有八九分是我們現在不知道的。那末，他們當日應付的手段，我們如何會了解？更何從批評其得失呢？俗話說：「旁觀者清，當局者迷。」這句話，只是旁觀者不負責任之辭，並不是真理。因為當局者的環境，旁觀者總不能盡知。假如一個人對付一個問題，要顧到三方面，而旁觀者只知道兩方面，那從旁觀者看起來，這個問題自然要好對付得多。在當局者，還要多顧全一方面，旁觀者所主張的辦法，他就決不能采



用。在旁觀者看來，他的手段就很不高明，而要說他是一個迷者了。其實何嘗是如此呢？讀史的所以難，解釋古事、批評古人的所以不可輕易，其原因就在乎此。然則史事根本無從說起了，還會有什麼趣味呢？不聽我道來。古人的環境我們固然不能全知道，也不會全不知道。因而古人所做的事情，我們決不能全了解，也不至於全不了解。所以解釋古事、批評古人，也不是絕對不可以，不過要很謹慎的，限於可能的範圍以內罷了。謹守着這個範圍，我們能說的話，實在很少。然在這些少的话中，卻多少見得一點事實的真相。其意義，要比演義等假設之以滿足人的感情的深長得多。滿足感情固然是一種快樂，了解事實的真相，以滿足求知的欲望，又何嘗不是一種快樂？所以有史學天才的人，聽了我的話，固然不會比聽三國演義乏味。就是通常人聽了我的話，也不一定會覺得乏味的。因為歷史上有許多問題，原是普通的問題，人人能够了解的，學問的能够通俗化，其原因就在乎此。



## 六 後漢的地理

現在要說三國時的戰事了，卻還要請諸位耐煩一些，聽一聽東漢時地理的情形。東漢的行政區劃是分爲十三個州，十二個州各有一個刺史，又有一個州，則是屬於司隸校尉的。把現在的地方說起來，則

幽州 包括河北省的北部和熱河、遼寧兩省，還包括朝鮮半島的北部。因爲朝鮮在漢時，也是中國的郡縣。

冀州 河北省的南部。

并州 山西省的大部分、陝西省的北部和察哈爾、綏遠兩省的一部分。

涼州 大略是現在的甘肅和寧夏兩省。

青州 山東省的東北部。

兗州 山東省的西部和河南省的東北部。

豫州 河南省的東南部和安徽的江北。

徐州 山東的東南部和江蘇的江北。



揚州 江蘇、安徽的江南及江西、浙江、福建三省。

荊州 河南的西南部和湖南、湖北兩省。

益州 陝西省的南部和四川、雲南兩省。

交州 廣東、廣西兩省，還包括現在的越南。因為越南在漢時，也是中國的郡縣。

司隸校尉 河南省的西北部，山西省的西南部，陝西省的中部。

漢朝的行政區劃，下級的是縣。這和後世的情形是一樣的，是官治的最下級。自此以下，就只有自治的機關，而沒有官治的機關了。上級的是郡。郡的幅員，在中原繁盛之地，和前清時代的府差不多。縣的長官，戶口多的稱爲令，少的稱爲長；郡的長官，稱爲太守；都是地方行政官。郡以上更大的區域稱爲州。每州有一個刺史，卻是監察官而不是行政官了，所以他查察人家的失職與否，而自己並不辦事。而且所監察的專注重於太守，縣以下的事情，即非其所問。原來秦漢時代的縣，就是古代的一個國。諸位總還有讀過孟子的。孟子的萬章下篇說古代國家的大小，不是說「天子之地方千里，公、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、男五十里」麼？漢書百官公卿表說：漢朝承襲秦朝的制度，每一縣的地方，大概是方一百里。我們讀左傳等書屢見當時的大國滅小國而以爲縣；而秦漢時的縣名，和古代的國名相同的很多；就可見古代之國被滅之後，在大國中仍成爲一個政治單位。春秋、戰國之世，次等國大約方五百里，如孟子的告子下篇說：「今魯方百里者五」便是。大國則方



千里，如孟子梁惠王上篇所說：「海內之地，方千里者九，齊集有其一」便是。這其大小，就是萬章篇所說的天子之國了。所以孟子說梁惠王，說齊宣王，都希望他們行王政而王天下，因為他們實在有這個憑藉。在春秋以前，大國或次等國滅掉了別一國，大概都把他作為自己國裏的一縣，直隸於中央政府，其上更無何等等級。戰國時的大國，才有在邊地置郡的，內地還沒有什麼郡。郡的兵力比縣要充足些。所以戰國時，秦王派甘茂去攻韓國的宜陽縣，甘茂說：宜陽雖名為縣，其實是郡，是不容易攻的。內地用不到很厚的兵力，所以各國都不設郡。到秦始皇滅六國，六國的人民都非心服，到處都有用兵力鎮壓的必要，所以把天下分做三十六郡，而郡就成為普遍的制度了。所以郡的設立，根本就是為鎮壓起見，並不是為治理地方起見。但是既不放心各地方的人民，怕其要反叛，縣的兵力不足鎮壓，而要設置了許多郡守，又怕郡守的權力太大了，於己不利，於是每郡又派一個御史去監視着他。到漢朝，皇帝不再派御史，而由丞相分派若干個史，出去監察各郡，這個史便稱為刺史。刺史本非行政官，一個刺史監察幾個郡，只是辦事上一個分割的手續，並不是什麼行政區畫，所以其初並沒有州的名目而稱之為部。這部字，便是現在部分兩個字的意思。到後來才改稱為州，但是名目雖改，其實權還是一樣。直到後漢靈帝時候，改刺史為州牧，其實權才有變更的。改刺史為州牧，前漢時就有此舉，但是不久又改回來了。當時主張改刺史為牧的人，議論是這樣的，他們說：刺史的責任在監察太守，可是他們的官位比太守小，他們的資格也比太守



淺。政治上的秩序，是要使大官去治小官，不該使小官去治大官的。所以要把刺史改名爲牧，算做太守的上級官，用資格深的人去做。其實這話是錯的。監察和行政是兩個系統。監察一系的官吏，可以監察行政官，乃其職權如此，並非把其官位和所監察的官的官位，比較大小而定的。而在事實上，則行政官宜用資格較深的人，監察官宜用資格較淺的人。因爲行政有時候要有相當的手腕，而且也要有相當技術，這是要有經驗然後能夠有的，所以要用資格深的人。至於監察官，則重在破除情面。要鋒銳，不要穩重。要有些初出茅廬的戾氣，不要閱歷深而世故熟。要他抱有高遠的理想，看得世事不入眼，不要他看慣了以爲無足爲怪。要他到處沒有認得的人，可以一意孤行，不要交際多了，處處覺得爲難。把現在的事來說；學校裏初畢業的人，文官考試剛錄取的人，宜於做監察官。在官場上辦過若干年事情的人，宜於做行政官。而且行政官和當地的人，總不能毫無聯絡。對於土豪劣紳等，有時雖明知其不好，也不容易專走方路，把他盡情懲治的。因爲如此，他就要暗中和你爲難，使你緩急之際辦事棘手，有時爲害甚大。就是平時的政務，也不免要受他牽掣的。我前文說行政官必須要有些手腕，這也是其中的一端。至於監察官，則根本不辦什麼事情，不怕你掣肘。而且漢朝的刺史，只有一年一任，到你要和他爲難，他倒早已離開你這地方了。土豪劣紳的勢力，大抵只限於本地。要離開本地，趕進京，或者到別地方去和前任刺史爲難，是不容易的。所以漢朝刺史的制度，確有相當的價值。前漢時主張改刺史爲州牧的人，其議論實不得當。所以後



來行之而不好，就不得不將舊制回復了。但是到東漢末年，而此論復起。主張的人，便是劉璋的父親劉焉。他的理由：是四方多亂，非有資深望重的人不能鎮懾；而資深望重的人是不能使他爲刺史，而不得不改其名爲牧，以示隆重的。當時聽了他的話，便派了幾個資深望重的人出去做州牧。其餘不重要的去處，還是稱爲刺史的。到後來，則一個人往往先做刺史，過了幾年，資格漸深，名望漸高，然後升爲州牧。論當時的情勢：有實力的人，無論稱爲刺史，或稱爲牧，其能霸占一地方，總是一樣。而且既占一地方之後，其勢也不得不升他做牧。但是有幾個人，其能霸占一地方，和州牧的制度也是有些關係的。譬如劉表，若非有州牧之制，他這種名望很高的人，或者就不會久任一州的刺史。又如他的名目只是刺史，在地位上比州牧要低些，或者他也要小心一些，有許多僭越的事情根本就不敢做。所以把後漢末年的分裂，過分歸咎於州牧之制，是不對的。然而州牧之制，確也有相當的關係。據地自專，和中央政府反抗，是要有相當大的地盤的。從春秋以來，像後世一府這麼大的地方，就不足以爲輕重。所以和魯國差不多大小的國，如宋國、衛國、鄭國等，都不能和大國相抗，到秦漢之世，此等情形就更爲顯著。諸位有讀過柳宗元的封建論的麼？他的封建論裏有一句說：漢朝「有叛國而無叛郡。」這就因爲漢時的郡，只有後世一府這麼大，而漢初所封諸國，都兼五六郡之地之故。後漢末年，割據的人，大約都有一州或大於一州之地，也是爲此。後漢的十三州，大小是極不相等的。小的如青州、兗州，不過現在山東省的一半。大的如揚州、益州，都要包括



現在的好幾省。這是因人口多則設治密，而當時的南方還未甚開發之故。所以翻開讀史地圖來看，吳國的地方並不小於魏而實力卻遠不如魏，就是爲此。司隸校尉是前漢武帝所設的官。因當時有巫蠱之禍，使之督捕，是帶有非常時期的偵緝性質的。後來事過境遷，此等特殊性質漸漸消滅，乃使其監察數郡。在這一點上，其性質與刺史無異。所以後漢有十三州，中有一州不設刺史而卽由司隸校尉監察。





## 七 董卓的擾亂

現在真要說起三國時的戰事來了。說起三國時的戰事來，第一個要提到的，便是董卓。董卓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？

三國的紛爭，起於漢獻帝初平元年東方州郡的起兵討伐董卓。其時爲公元一百九十年。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，把東吳滅掉，天下才算統一。其時爲公元二百八十年。分裂擾亂的局面，共歷九十一年。政治上最怕的是綱紀廢墜。綱紀一廢墜，那就中央政府的命令不能行於地方，野心家紛紛乘機割據，天下就非大亂不可了。專制時代的君主，雖然實際也無甚能力。然而天下太平了幾十年，或者幾百年，大家都聽中央政府的命令慣了，沒有機會可乘，決沒人敢無端發難。後漢時，雖封建時代還近，尊君的思想極爲普遍。讀過書的知兵大員，雖然很有威望，兵權在手，也都不敢違犯中央的命令。黃巾雖然勾結很廣，起兵時聲勢浩大，幸而張角並非真有才略的人，一起兵，就被官軍撲滅了。其餘黨雖然未能盡絕；黃巾以外，各地方的盜賊雖然還不少，都是迫於饑寒，並無大志。倘使政治清明，再有相當的兵力輔助，未始不可於短期之內勦撫平定的。何進的死，雖然京城裏經過一番擾亂，恰好把積年盤據的宦官除掉了，倒像患外症的施行了手術一般。所以經過



這一番擾亂以後，倒是一個圖治的好機會。而惜乎給董卓走進去，把中央的局面弄糟了。正給有野心要想割據的人以一個好機會。自此以後，中央政府就命令不行，政治上的綱紀全然失去了。所以論起漢末的分裂來，董卓確是一個罪魁禍首。

董卓初進京城時，也未始不想做些好事。當後漢桓靈二帝時，宦官專權，曾誣指反對的人爲黨人。把他們殺的殺，治罪的治罪。最輕的，也都不准做官。這個在古時謂之錮，所以史家稱爲黨錮之禍。董卓初進京時，替從前受禍的人一一昭雪。而且還引用了一班名士。有名的蔡邕表字喚做伯喈的，便是其中的一個。他自己所喜歡的人，只做軍官，並不參與政治。倘使他真能聽這一班名士的話，約束手下的武人，政治也未始不可漸上軌道。苦於他其實是不懂得政治的人。一上政治舞臺，便做了一件給人家藉口的事。那便是廢少帝而立獻帝。在專制時代，無故廢立，那是怎樣容易受人攻擊的事啊！公忠體國之臣，固然皇帝不好，不敢輕於廢立。就是奸雄想要專權，甚至於想要篡位的，也正利於君主的無用，何必要廢昏立明？歷代篡弒之事，能够成功的，都在權勢已成，反對自己的人誅鋤已盡之後，那有一入手便先做一件受人攻擊之事的呢？董卓的舉動如此，就見得他是一個草包了。而他所以失敗之由，尤其在於不能約束兵士。當時洛陽城中，富貴之家甚多，家家都有金帛。他就放縱兵士，到人家去搶劫。還要奸淫婦女。有一次，他派兵到洛陽附近的地方去。這地方正在作社。人民都聚集在社廟附近。他的兵，就把男人都殺掉。再搶了他們的車，把



所殺的人頭，掛在車轅上，載其婦女而還。這件事，三國演義上也曾說及的。三國演義的話，有些固然靠不住，有些卻是真的。這件事，正史中的後漢書上也有，並非做三國演義的人冤枉他。董卓的軍隊如此，就連京城裏的秩序都不能維持，還說得上收拾天下的人心麼？無怪東方州郡要起兵討伐他了。

東方的兵一起，董卓的所作所爲，就更不成話了。他的兵，雖也相當的強，然而名不正，言不順。而且東方州郡的兵，聲勢浩大，也不易力敵的。於是想到從洛陽遷都長安。一者路途遙遠，且有函谷關之險可守，●東方的兵不容易到。二者董卓是西涼人，所用的是西涼的兵，長安離他的老家近些。這還可說是用兵的形勢不得不然。然而遷都也有遷法。他卻令手下的兵，逼著人民遷徙。當時洛陽居民共有數百萬人，互相踐踏。也有餓死的，也有遇著搶劫而死的，死屍堆滿在路上。他自己帶兵，仍留在洛陽附近。一把火，把皇宮、官署、民居都燒毀了。二百里內更無人跡。他又使呂布把漢朝皇帝和官員的墳，都掘開了，把墳中所藏珍寶取去。你想這還成什麼行爲？無怪批三國演義的人，要說他是強盜行徑，不成氣候了。

當時東方的兵，如果能聲罪致討，這種無謀的主帥，這種無紀律的軍隊，實在是不堪一擊的。至多經過一兩次戰事，就平定了。苦於這些州牧、郡守，都只想占據地盤，保存實力，沒有一個肯先進兵。其中只有曹操，到底是有大略的人。他雖然是個散家財起兵，本來並無地盤的，倒立意要成



就大事替義兵。畫了一個進取之策。諸人都不聽。曹操就獨自進兵。董卓的兵力是相當強的。合衆諸侯的力量以攻之，雖然有餘，單靠曹操一個人的力量，自然不够。兵到滎陽，就給董卓的部將徐榮打敗。然而曹操的兵雖少，卻能力戰一天。徐榮以爲東諸侯的兵都是如此，也就不敢追趕。這時候，董卓的兵似乎勝利了，卻又有一個孫堅，從豫南而來。孫堅是做長沙太守的。漢朝時候，湖南還未甚開闢，長沙僻在南方，與中原大局無甚關係。倘使做太守的是一個苟且偷安的人，大可閉境息民，置境外之事於不問。孫堅卻是有野心的。他聽得東諸侯起兵討卓，也就立刻起兵。路過荊州、南陽，把刺史太守都殺了。前到魯陽，這就是現在河南的魯山縣，爲從南陽到洛陽的要道。這時候，袁術因畏懼董卓，屯兵在此，便表薦孫堅做豫州刺史。孫堅向北進兵，也給徐榮打敗。明年，孫堅收兵再進。董卓使呂布、胡軫去拒敵。二人不和，軍中無故自亂。給孫堅打敗，把他的都督華雄殺掉。華雄明是被孫堅所殺的，三國演義卻說他被關公所斬，這就是演義不可盡信之處了。於是孫堅進兵，離洛陽只有九十里，董卓自己出戰，又敗。乃留兵分屯關外，自己也退到長安。

董卓這時候，大抵是想雄據關內，看東諸侯的兵將怎樣的。果然東諸侯心力不齊，不能進兵。孫堅進到洛陽，修復了漢朝皇帝的墳墓，也就無力再進了。而且這時候，洛陽業已殘破，不能駐兵。只得仍退到魯陽。倘使這時候，董卓的所作所爲，成氣候一些，確也還可以據守關內。無如他的所爲，更不成氣候了。他在關中的郿縣，造了一個塢。據後漢書說：高厚各有七丈。後漢書注，是唐朝的



章懷太子做的。據說其時遺址還在，周圍有一里一百步。他在鄜塢中，堆積了三十年的糧食。說：「事成雄據天下，事不成，守此也足以終身了。」你想：亂世的風波，多著呢，險著呢，那有這種容易的事？而且他一味暴虐，不論文官武將，要殺就殺。於是再沒有人歸心他。再到明年，就是漢獻帝的初平三年，就給王允呂布合謀所殺。這件事的大概，料想諸君都知道的，不必細講了。

董卓雖死，朝廷卻仍不能安靜。事緣董卓雖死，他手下的軍隊還多著呢，都沒有措置得妥帖。排布這件事，是要有些政治手腕的。王允雖然公忠，手腕卻缺乏。沒有下一道赦令暫安他們的心，然後徐圖措置。當時董卓的女婿牛輔屯兵在現在河南的陝縣，呂布既殺董卓，派李肅到陝縣，要想把皇帝的命令，殺掉牛輔。這如何辦得到？於是李肅給牛輔打敗了。呂布便把李肅殺掉。這其實也是冤枉的。牛輔心不自安。有一次，營中的兵有反去的。輔以為全營都反，取了金寶，帶著親信五六個人逃走，他的親信又垂涎他的金寶，把他殺掉，將頭送到長安。他的部將李傕、郭汜、張濟等，本來是去侵略現在河南省的東南部的，回來之後，軍中已無主將。又聽得謠言說：京城裏要盡殺涼州人。急得沒有主意，要想各自分散，逃歸本鄉。當時有一個討虜校尉，名喚賈詡的，也在軍中。對他們說道：你們棄衆單行，一個亭長，就把你們綁起來了。不如帶兵而西，沿路收兵，替董卓報讎。事情成功了，還怕什麼？不成，到那時再想法逃走，亦未為晚。一句話點醒了李傕等，就照着他的話行。大約當時想亂的人多了，沿路收兵，居然得到十幾萬。就去攻長安城。十天工夫，把城攻破了。呂布



戰敗逃走，王允給他們所殺。於是長安爲李傕、郭汜所據。張濟仍分屯於外。李傕、郭汜的不成氣候，自然也和董卓一樣的。縱兵到處搶劫。當時長安附近，人民還有幾十萬家，因此窮到人喫人。兩年之間，幾乎死盡了。後來李傕、郭汜又互相攻擊。李傕把漢獻帝留在營中，做個質當。卻派公卿到郭汜營中講和。郭汜便把他們都扣留起來。幸得張濟從外面來，替他們講和，漢獻帝才得放出。獻帝知道在李傕、郭汜等勢力範圍之下，總不是一回事。派人去請求李傕，要東歸洛陽。使者來回了十趟，李傕才答應了。獻帝如奉到赦令一般，即日起行。此時護衛獻帝的一個是楊定，乃董卓部將，一個是楊奉，本來是白波賊帥，後來做李傕部將，又反李傕的。一個是董承，是牛輔的部將。走到華陰，有一個帶兵的人，喚做段煨的，把獻帝接入營。段煨的爲人，是比較成氣候一點的。卻和楊定不合。楊定就說他要造反，發兵去攻他的營。恰好李傕、郭汜把皇帝放走了，又有些懊悔，乃合兵去救段煨。楊定逃奔荊州。獻帝乘機脫身。而張濟又和楊奉、董承不合，和李傕、郭汜合兵來追。楊奉、董承大敗。乃詐與李傕等講和，而暗中招白波帥李樂、韓暹、胡才等和南匈奴的兵來，把李傕等打敗。李傕等合兵再來，楊奉、董承等又敗。乃逃過黃河，暫住在山西安邑縣地方。韓暹又和董承相攻。董承逃奔河內，就是現在河南的武陟縣。河內太守張楊，叫他到洛陽去，把宮室略爲修理。發兵迎接獻帝，回到洛陽。此時洛陽城中，房屋都沒有什麼了，到處生着野草。百官都住在頽牆敗壁之間。有的自出樵采。有的竟至餓死。在洛陽護衛獻帝的，是董承、韓暹兩人。他倆依舊不和。董承暗中派人



去喚曹操進京，以後的大權，就歸於曹氏了。

我們總看，從董卓入洛陽以後，到獻帝遷回洛陽之時，漢朝的中央政局，可說全是給董卓和他部下的人弄壞的。這件事，別有一個深遠的原因在內。我們且看蔡文姬的詩：

漢季失權柄，董卓亂天常。志欲圖篡弒，先害諸賢良。逼迫遷舊邦，擁主以自強。海內興義師，欲共討不祥。卓衆來東下，金甲耀日光。平土人脆弱，來兵皆胡羌。獵野圍城邑，所向悉破亡。斬戮無子遺，尸骸相撐拒。馬邊懸男頭，馬後載婦女。長驅西入關，迴路險且阻。還顧邈冥冥，肝脾爲爛腐。所略有萬計，不得令屯聚。或有骨肉俱，欲言不敢語。失意機微間，輒此斃降虜。一要當以享刃，我曹不活汝。」<sup>九</sup>豈復惜性命，不堪其詈罵。或便加捶杖，毒痛參并下。旦則號泣行，夜則悲吟坐。欲死不能得，欲生無一可。彼蒼者何辜？乃遭此危禍。

蔡文姬名琰，就是蔡邕的女兒，是後漢時的一個才女。這一首詩，寫盡了西涼兵野蠻的情形。看了「來兵皆胡羌」一句，可知當時西涼兵中，夾雜了許多異族。原來羌人的根據地，本在今甘肅東南部。戰國時，才給秦國人趕到黃河西邊。羌人就以今青海省城附近大通河流域爲根據地。西漢時，中國又經開拓，羌人又逃向西邊去了。到王莽末年，乘中國內亂，又渡過大通河來。後漢初年，屢次反叛。中國把他打平了，都把降衆遷徙到內地。一時來不及同化。又貪官污吏、土豪劣紳都要欺凌剝削他們，於是激而生變。從安帝到靈帝，即大約從公元一〇七年起，到一七六年，七十年之間，



反叛了好幾次。中國這時候政治腐敗。帶兵的人都無意於打仗。地方官則爭先恐後，遷徙到內地。涼州一隅，遂至形同化外。後來表面上雖然平定，實際亂事還是時時要發動的。羌人的程度本來很低。他的反叛全是原始掠奪性質。胡本來是匈奴人的名稱。後來漢朝人把北邊的異族都稱爲胡。其初，還稱匈奴。東方的異族爲東胡，西方的異族爲西胡或西域胡。再後來，便把西字或西域字略去，竟稱之爲胡了。這一首詩中「來兵皆胡羌」的胡字，大約是西域胡，也是野蠻喜歡略奪的。而中國人和這一班人打仗打久了，也不免要傳染着他們的氣習。所以當時的西涼兵野蠻如此。帶兵的人就要約束，又從何約束起呢？況且董卓自己也是這樣的。後漢書上說：他有一次到郿塢去，漢朝的官員替他送行。他將投降的幾百個人，即在席間殺害。先割掉他們的舌頭，再斬斷他們的手腳，再鑿去他們的眼睛，然後用鍋子來煮。這些人要死不得死，都宛轉杯案之間。大家嚇得筷子等都丟掉了，董卓卻飲食自如。他的性質如此，又怎會約束他手下的人呢？他的這種性質，是那裏來的？後漢書說他「少游羌中，盡與其豪帥相結。」可見董卓的性質，有一半被外國人同化了。不但董卓如此，他的部將和他的兵，怕大都如此。後來五胡亂華時，有一大部分人還是帶着這種性質的。可見後漢時西涼兵的擾亂，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問題，其中實含有很深遠的民族問題、文化問題在內了。

●中國民間最重的是社祭，就趁這時候，舉行種種宴樂、遊戲等事，謂之作社。



②函谷關，本在今河南的靈寶縣，漢武帝時，東移到現在河南的新安縣。這是從河南到陝西一條狹路的東口。現在的潼關，是其西口。

③當時稱東方討伐董卓的兵爲義兵。

④現在河南的滎澤縣。

⑤當時稱東方的州牧、郡守爲東諸侯，乃是沿用封建時代的舊名詞。

⑥唐高宗的兒子，名字喚做賢。

⑦漢時十里一亭，亭有長，亦主督捕盜賊。

⑧白波，谷名，在今山西汾城縣。白波賊，是在白波谷地方做强盜的。

⑨這十個字，是西涼兵罵俘虜的話。



## 八 曹操是怎樣強起來的

董卓劫遷獻帝之後，東方州郡既無人能跟蹤勦討，自然要乘機各據地盤了。當時的南方還未甚發達，在政治上的關係也比較淺。北方洛陽殘破了。從函谷關以西，則還在董卓手裏。所以龍爭虎鬥，以幽并青冀兗豫徐七州和荆揚兩州的北部爲最利害。這就是現在的山東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四省，及江蘇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四省中江漢淮三條大水沿岸的地方。

當靈帝末年，做幽州牧的是劉虞。他是漢朝的宗室，立心頗爲仁厚，居官甚有賢名，頗得百姓愛戴。然實無甚才略。幽州有個軍官喚做公孫瓚，性情桀驁，而手下的兵頗強，自然不免有些野心。不過當政治上秩序未大壞時，還不敢公然反抗罷了。到董卓行廢立之後，情形又有不同。獻帝既係董卓所立，在專制時代的皇位繼承法上，自不能算做正當。討伐董卓的人，自然有不承認獻帝的可能。於是袁紹和冀州牧韓馥聯合，要推劉虞做皇帝。劉虞是沒有實力的人，假使承認了，豈非自居叛逆，甘做他人的傀儡。所以堅決不受。反派人到長安去，朝見獻帝。獻帝正爲董卓所困，想要脫身而無法。見劉虞的使者來，大喜。此時劉虞的兒子劉和，還在長安做官。獻帝就叫他回見父親。密傳詔旨，令劉虞派兵來迎。劉和不敢走函谷關大路，打從現在商縣東面的武關出去。這時候袁



術因懼怕董卓，帶兵駐紮在南陽。恰好孫堅自長沙帶兵而北，把南陽太守殺掉，袁術就趁此機會，把南陽占據起來。迎接皇帝，是一件大有功勞，而且存心要想專權，也是一件大有希望的事。有此機會，袁術如何肯讓劉虞獨占。劉和經過其境，袁術便把他留下，派人去告訴劉虞，叫他派兵來和自己的兵會同西上。劉虞果然派了幾千個馬兵來，就叫劉和統帶。這事儻使成功，劉虞的名望地位豈不更要增高，公孫瓚要把他推翻就難了。所以公孫瓚力勸劉虞不可派兵。劉虞不聽。公孫瓚便串通袁術，把劉和拘留起來，而把劉虞所派的兵奪去。這是董卓劫遷獻帝以後，關於帝位問題，當時幾個有兵權和地盤的人鉤心鬪角的一幕。因其事情沒有鬧大，讀史的人都不甚注意，把他淡淡的讀過了。其實此項陰謀，和當時東方兵爭序幕的開啓，是很有關係的。

公孫瓚串通袁術，把劉和拘留起來，劉虞派去的兵奪掉，既阻止劉虞迎駕的成功，又可和袁術相連結，他的陰謀似乎很操勝算了。於是志得意滿，以討伐董卓爲名，帶兵侵入冀州，要想奪韓馥的地盤。韓馥如何能抵敵？誰知螳螂捕蟬，黃雀又隨其後。鷓蚌相持，漁翁得利，反替袁紹造成了一個機會。此時袁紹正因董卓西遷，還軍河北，便乘機派人去遊說韓馥。韓馥乃棄官而去，把冀州讓給袁紹。袁紹的高、曾、祖、父都是做漢朝的宰相的，歸心於他的人很多。其才能，比之韓馥，自然也要高出幾倍。公孫瓚要占據地盤不得，反而趕去了無用的鄰居，換了一個強敵來。世界上的事情，正是變化多端，不由得人打如意算盤了。



袁紹和公孫瓚地勢逼近，自然是要想互相吞并，不會合式的。袁術和公孫瓚連結，對於北方也有一種野心。平空跳出一個袁紹來，這種野心不免要受一個打擊。自然要和袁紹不對，顧不到什麼弟兄不弟兄了。曹操和袁紹是討卓時的友軍。當羣雄初起之時，各人都怕兵力不夠，總想多拉幫手。不是利害真相衝突之時，總要戴着假面具，互相利用。這是當時曹操、劉備、呂布等所以內雖不和，而當人家窮困來投奔時，總要假意敷衍，不肯遽行決裂的原因。袁曹初時的互相提攜，理由亦不外此。此時兗州北境，適有亂事，本來的地方官不能平定。曹操帶兵去把他打平了。袁紹就表薦他做東郡太守。此事在漢獻帝的二年，明年，青州黃巾攻入兗州。兗州刺史劉岱為其所殺。濟北相鮑信是最賞識曹操的。就勸劉岱手下的人共迎曹操為兗州牧。此時黃巾聲勢浩大，曹操和鮑信進兵討伐。鮑信力戰而死。曹操到底把黃巾打破。黃巾投降的共有三十多萬人。曹操把他精銳的留下，編成軍隊，稱為青州兵。這些都是百戰的悍賊。於是曹操不但得兗州為地盤，手下的軍隊也比較精強了。南陽在後漢時，也是荆州的屬地。這時候的荆州刺史是劉表，已從今湖南境內遷徙到湖北的襄陽，和中原之地接近了，和南陽勢尤相逼。孫堅也是個沒有地盤的人，屯紮在河南魯山縣境內。袁術就表薦他做豫州刺史，和他互相聯絡，要想奪劉表的地盤。這樣一來，袁紹就要和劉表聯結。而徐州和兗州是相接境的。徐州可以吞并兗州，兗州也可以吞并徐州。徐州牧陶謙，照三國演義上看來，是一位好好先生，這個不是真相。他雖無才能，而亦頗有野心。青州刺



史田楷，則本係公孫瓚的人。當時的鬥爭，遂成爲冀州的袁紹、兗州的曹操、荆州的劉表站在一條線上，幽州有實權的公孫瓚、寄居荊州境內的袁術和豫州的孫堅、徐州的陶謙站在一條線上的形勢。劉備是以討黃巾起兵的，後來跟隨公孫瓚。公孫瓚薦他做平原相。④平原屬於青州，常做田楷的幫手，所以也在公孫瓚、袁術戰線之內。

兩個集團開始鬥爭，袁術和公孫瓚一方面是失敗了。公孫瓚進兵攻袁紹，既爲所敗。⑤袁術使孫堅攻劉表，雖然戰勝，圍困襄陽，然孫堅的用兵太覺輕率，因單馬獨出，被劉表的軍士射殺了。劉表就進兵截斷袁術的糧道。此事在漢獻帝的四年前一年，公孫瓚已經發動劉備和陶謙進兵山東西北境，以逼袁紹。給袁紹、曹操聯合打敗。至此，袁術又自己帶兵到現在豫東的陳留。又給曹操打敗了。袁術逃到九江。漢朝的九江郡，在現在安徽的壽縣，也就是揚州刺史の治所。袁術逃到九江之後，將揚州刺史殺掉，把其地占據起來。壽春雖然是東南重要的都會，其勢離北方已經遠一步了。陶謙卻在此時發動大兵以攻曹操。和下邳地方⑥自稱天子的關宣聯合，攻取了山東的泰安、費縣，進逼濟寧。這一年秋天，曹操進攻陶謙，連破了十幾座城池。明年夏又繼續進攻，直打到徐州東境。曹操的攻陶謙，後漢書和三國志都說他是要報父讎。這句話是不確的。曹操の父親名曹嵩，是沛國譙縣人。漢朝的譙縣就是現在安徽的亳縣。他被殺的情形：三國志魏武帝紀說：「董卓之亂，避難琅邪，爲陶謙所害。」後漢書陶謙傳則說他避難琅邪，陶謙的別將⑦有守陰平的士



卒貪他的財寶把他襲殺。這兩說須互相補充，才覺得完全。曹嵩避難的琅邪，該是現在山東諸城縣東南的琅邪山。①董卓之亂，亳縣並沒有受影響。曹嵩所以要避難，乃因曹操起兵以討董卓之故。這是避人耳目，並非逃避兵災。所以要躲在山裏。漢朝的陰平縣，在現今江蘇沭陽縣西北，其地離琅邪山頗近，所以守陰平的兵會把曹嵩殺掉。後漢書沒說出曹嵩避難的原因。三國志則沒有說明殺害曹嵩的主名。所以我說：二說要互相補充，才覺得完全。至於三國演義之說，則出於三國志注引世語，世語說曹嵩的被害，在泰山、華縣之間。漢朝的泰山郡，就是現在山東的泰安縣，華縣就是費縣，大約因陶謙會奪取其地，所以有此傳譌，其說全不足信了。然則曹嵩確係陶謙部將的兵所殺。做主將的固然有約束部下的責任，然亦只到約束為止。部將的兵殺人，要主將負約束不嚴以外的責任，也是不合理的。所以因曹嵩被殺，而曹操聲言向陶謙報讎，理由並不充足。不過師出無名，以此作一個藉口罷了。可見得當時用兵的人，論其實際，無一個不意在擴充地盤了。

曹操這一次的用兵，是頗為殘暴的。三國志謂其「所過多所殘戮」。這個不像曹操做的事。大約這時候，曹操的兵，係以收編的青州黃巾爲主力。其人本係強盜，所以難於約束。然戰鬥力卻頗強，所以袁術、劉備、陶謙都非其敵。儻使竟吞并了徐州，則曹操以一人而坐擁兩州，形勢就更強了。不意忽然跳出一個呂布來。呂布從長安逃出來之後，就去投奔袁術。袁術很敷衍他。而呂布手下的軍隊很無紀律，專事鈔掠。袁術就有些難於容留他。呂布覺得不安，逃到現在河南的武陟



縣，去靠河南太守張揚。這時候，長安懸掛賞格，緝拿呂布很急。呂布怕張揚手下的人要謀害他，又逃去投奔袁紹，幫助袁紹攻擊常山裏的強盜張燕。呂布的武藝是頗為高強的。他手下的軍隊亦頗精練，而馬隊尤其得力。平話中敘述兩軍爭戰，大都是將對將廝殺，而兵對兵相廝殺似乎無甚關係。這固然不是事實。然將對將相廝殺，而其餘的兵士看着不動，前代亦偶有其事。不過不像平話中所說，以此為決定勝負的要件罷了。像三國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，說李傕、郭汜攻長安時，郭汜在城北，呂布開門迎敵，對郭汜說：「咱倆可約退兵馬，一決勝負。」郭汜聽了他的話，被呂布用矛刺傷。郭汜的從兵，前來解救。二人乃各自退去。這是一個將對將決鬥的例子。這大約是古代戰爭規模很小時，所遺留下來的規律。呂布能刺傷郭汜，可見其武藝確較郭汜為高強。此等個人的勇力，固然不是戰爭時決定勝負的唯一條件。然主將能衝鋒陷陣，確亦足以引起士卒的勇氣。三國志呂布傳說：他有良馬，喚做赤兔。攻張燕時，常和其親近將校衝鋒陷陣，因此得把張燕的兵打破。注引曹瞞傳說：當時的人有句口頭話，說「一人中有呂布，馬中有赤兔。」到後來，呂布被曹操擒獲時，他對曹操說：「你所怕的人，也沒有超過我的。現在我已經服你了。儻使你帶了步兵，我帶了馬兵，天下不足定也。」他做了俘虜，還說得出這幾句話，可見他馬隊的精強，確非虛語了。兵在精而不在多，曹操的青州兵，以禦陶謙、袁術、劉備等久疏戰陣、烏合湊集的兵，雖然有餘，以當呂布的兵，確乎是遇着了勁敵了。然而呂布生平，也到處喫軍隊不守紀律的虧。在袁紹處，又因此而站



不住腳。再想投奔張揚，路過陳留，卻一時交到好運。

陳留太守張邈，是和曹操最有交情的人。曹操的起義兵討董卓，張邈就是最先贊助他的。這時候，曹操東征徐州，還對家屬說：「我如其死了不回來，你們可以去依靠張邈。」其交情深厚如此。陳宮也是曹操的親信。曹操本來是以東郡太守發跡的。這時候東征陶謙，陳宮卻留守東郡，其爲親信可知。不知如何，兩個人卻反起曹操來了。三國演義說：曹操借獻寶刀爲由，要想刺死董卓，未能成功，情虛脫逃。董卓行文各處捕拿他。這時候，陳宮正做縣令。曹操於路爲其所獲。陳宮密問，知其用意，感其忠義，棄官與之同逃。路過曹操故人呂伯奢家，同往投宿。伯奢殷勤招待。自己出去買酒，吩咐家人預備餚饌。曹操心虛，聽得廚下磨刀之聲，疑其有不良之心。再聽，又聽得裏面說道：「縛而殺之可乎？」曹操說：「是了。」就和陳宮拔劍入內，把呂伯奢家人一齊殺死。直殺到廚下，見綁着一隻豬。陳宮說：「孟德心多，誤殺好人了。」兩人只得怱怱起行。路遇呂伯奢買酒回來，曹操又把他殺掉。陳宮大駭。曹操說：「寧可我負天下人，不可使天下人負我。」陳宮聞言，惡其狠心毒手，乘曹操熟睡後，要想把他殺掉。再一想，這也不是事。就棄了曹操而去。這是演義上妝點附會的話。董卓廢立後，曹操改變姓名，棄官東歸是有的。卻並非因獻刀行刺。王允、呂布合謀誅殺董卓，還不能禁李傕、郭汜的造反，以致長安失陷。單刺死了一個董卓，又將如何呢？曹操路過中牟縣，爲亭長所疑，捉住送到縣裏。有認得他的人，把他釋放了，這事情也是有的。然縣令並非陳宮。又曹



操過成皋時，<sup>①</sup>到故人呂伯奢家，把他家裏的人殺掉，則見於三國志注引魏書、世語及孫盛雜記。魏書說：曹操帶數騎到呂伯奢家，伯奢不在。他的兒子要和賓客<sup>②</sup>打劫曹操的馬和行李。曹操手刃擊殺數人。世語說：伯奢不在，他的五個兒子殷勤招待曹操，而曹操一疑其圖己，手劍夜殺八人而去。雜記說：曹操一聞其食器聲，以爲圖己，遂夜殺之，既而悽愴曰：寧我負人，無人負我。遂行。「這件事的真相未知如何。然曹操本來是有些武藝的，<sup>③</sup>漢朝離戰國時代近，戰國以前本來道路不甚太平。走路的人要成羣結黨，帶着兵器自衛。居家的人亦往往招集徒黨，做些打家劫舍，或打劫過往客商之事，根本不足爲奇。曹操因疑心呂伯奢家而將其家人殺掉，或呂伯奢的兒子要想打劫曹操而被曹操所殺，都屬情理所可有。不過其中並無陳宮罷了。三國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說：陳宮歸呂布後，呂布部將郝萌暗通袁術造反，陳宮亦與通謀。呂布因其爲大將，置諸不問。則陳宮似乎是一個反覆無信義的人。但英雄記的話亦難於全信。至於張邈，三國志說：因袁紹和他不和，叫曹操殺掉他，曹操不聽，而張邈疑懼曹操終不免要聽袁紹的話，因此就和陳宮同反。這話也不近情理。總而言之：歷史上有許多事情，其內幕是無從知道的。因爲既稱內幕，斷非局外人所能知，而局中人既身處局中，斷不肯將其真相宣布。除非有種事情形迹太顯著了，太完備了，纔可以據以略測其內幕，此外則總只好付諸闕疑之列了。陳宮、張邈爲什麼要叛曹操，似乎也只好付諸闕疑之列。然而這確是當日東方兵爭史上重要的一頁。



漢獻帝五年夏，曹操東征徐州，張邈、陳宮叛迎呂布。兗州郡縣到處響應，曹操後方的大本營，此時由荀彧、程昱主持，只保守得鄆城。此外則只有范東阿兩縣固守不下。此時確是曹操生死存亡的一個關頭，儻使其大本營而竟為呂布所破；或者曹操還救，而其主力軍隊竟被呂布所粉碎；則徐州未得，兗州先失，曹操就要無立腳之地了。幸得三縣固守，而曹操東征的兵力也還強盛，乃急急還救。此時呂布屯兵濮陽，三國志魏武帝紀說：曹操說：「呂布一旦得一州，不能據東平，斷泰山、亢父之道，乘險要我，而乃屯濮陽，吾知其無能為也。」遂進兵攻之。這話亦係事後附會之辭。呂布的軍隊是頗為精銳的。他大約想誘致曹操的兵，一舉而擊破其主力，所以不肯守險。果然，戰時呂布先用騎兵去攻青州兵。青州兵搖動了，曹操陣勢遂亂，給呂布打敗。這就是演義上渲染得如火如荼的濮陽城溫侯破曹操一役。然曹操兵力本強，又是善能用兵的人，斷不至於一敗塗地。於是收兵再進，相持百餘日，這一年蝗蟲大起，穀一斛賣到五十多萬錢。漢朝的一斛，相當於現在的二斗，穀價廉賤時，一斛只賣三十個銅錢。現在賣到五十多萬錢，是加出兩萬倍了。物質闕乏如此，軍隊安能支持？曹操只得把手下的兵遣散一部分。呂布也只得移屯山陽。如此，呂布的攻勢就頓挫了，曠日持久，自然於曹操有利。到明年，呂布就為曹操所擊破，此時陶謙已死。劉備初與田楷同救陶謙，就離田楷歸陶謙，屯於小沛。陶謙死時，命別駕糜竺往迎劉備為州牧。劉備遂領有徐州，呂布為曹操所破，就去投奔劉備。劉備也收容了他。



劉備的才略自然非陶謙之比。儻使他據徐州稍久，未嘗不可出兵以攻擊曹操，倒也是曹操一個勁敵。苦於他舊有的兵力和徐州的兵力都太不行了。而才得徐州，袁術又來攻擊。袁術本來是和劉備站在一條戰線上的，論理，他這時候該和劉備聯合以攻曹操。他卻貪圖地盤，反而進攻劉備。劉備和他相持，呂布又乘虛以襲其後。劉備腹背受敵，只得逃到現在的揚州，遣人求和於呂布。呂布也要留着劉備以抵禦袁術，就招他還屯小沛。於是徐揚二州，因劉備、呂布、袁術三角式的相持，不足為曹操之患，曹操就得以分兵西迎獻帝了。

①所謂「四世三公」後漢是以司馬、司徒、司空算相職的。

②治東武陽，在今山東朝城縣西。

③濟北國，在今山東長清縣南。

④今山東平原縣。

⑤即三國演義所謂袁紹磐河戰公孫。據演義上看，似乎兩軍無大勝敗，實在是公孫瓚敗的。

⑥在今江蘇邳縣境內。

⑦部將離開主將，自帶一枝兵駐紮在外面的，謂之別將。

⑧後漢有琅邪郡，在今山東臨沂縣北。

⑨據三國蜀志先主傳劉備離田楷歸陶謙時，只有兵一千多人。此外便是雜胡騎及略得的飢民等。

⑩今河南中牟縣。



⑦ 今河南汜水縣。

⑧ 沒有親族關係，也够不上算朋友，而寄食人家的謂之賓客。文的如門客，武的如上海的老頭子家裏養活幾個白相人，都可以謂之賓客。

⑨ 三國志魏武帝本紀引孫盛雜語說曹操「曾私入中常侍張讓室，讓覺之，乃舞手戟於庭，踰垣而出。」

⑩ 鄆城，在今河北濮陽縣東，范，今山東范縣，東阿，今山東陽穀縣阿城鎮。

⑪ 東平，漢郡，今山東東平縣。亢父，在今山東濟寧縣南。

⑫ 山陽，漢郡，今山東金鄉縣。

⑬ 今江蘇沛縣。





## 九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

諸葛亮隆中之對，有一句話說：「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。」這句話，是人人知道的。挾天子以令諸侯，大家都以為是曹操勝利的一個條件了。其實亦不盡然。中國從前的皇帝，和百姓實在是無甚關係的。除掉異族侵入時，大家把他看做民族國家的代表，效忠於他，就是效忠於民族國家之外。●這一座寶位不論誰坐都好。自食其力的百姓，何苦要幫這一個、打那一個呢？即如前漢為王莽所篡，後來光武帝興起，還是前漢的子孫。而且王莽末年起兵的，真正漢朝的子孫和冒充的漢朝的子孫，光武以外還有好幾個。大家就都說人心思漢，所以起兵的都要推戴他的子孫，或假託他的子孫以資號召了。其實那有這一回事？要是人心真個思漢，為什麼王莽篡漢時，除掉幾個姓劉的和一個別有用心的翟義之外，再沒有人起而替漢朝抱不平？倒是王莽滅亡時，還有許多人對他效忠，替他盡節呢？然則把王莽說得如何壞；又說當時海內的人心如何思漢，怕只因做漢書的班固本是漢朝的親戚；他又是一個無識見的人，根本不懂得歷史是國民的公物，而只把他看成一家的私物罷。●然則說三國史事，一定要把蜀漢看做正統，魏吳看做僭竊，也不過是一種陳舊的見解罷了。就說曹操的成功，和挾天子以令諸侯有多大



的關係，也是一個不正確的見解。試問當時因曹操挾天子而歸順他的，到底是那一個劉備、孫權？不就是明知其挾天子而還要和他抵抗的麼？然則曹操的所以不可與爭鋒，還是擁百萬之衆的關係大，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關係小。曹操所以能有相當的成功，還是因其政治清明，善於用兵，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根本沒有多大的關係。

雖然如此，所謂皇帝，在事實上如其略有可以利用之處，想做一番事業的人還是要利用他的。這不過是政治手腕的一個方便，以利用爲便則利用之，以推翻爲便則推翻之罷了。這在漢獻帝初年，本來有兩條路線可走。當東方州郡起兵討伐董卓之時，別立一君，而否認了漢獻帝，本亦無所不可。所以袁紹就想走這一條路線，因劉虞的不肯做傀儡而未能成功。到曹操平定兗州之後，要出來收拾時局，這時候的形勢，利用漢獻帝卻比推翻漢獻帝便利些。所以曹操就走了後一條路線了。

曹操的打退呂布，平定兗州，事在漢獻帝興平二年，即獻帝即位後的第六年。這一年冬天，獻帝逃到河東。其明年，爲建安元年，即獻帝即位後的第七年。七月裏，獻帝回到洛陽。這一年春天，曹操早就打平了現在的淮陽和洛陽的形勢更爲接近了。獻帝在洛陽，爲什麼不能自立，一定要叫一支外兵進來呢？說是爲飢荒，這句話是似是而非的。飢荒是要望人家來進貢的，用不著帶兵來。帶了兵來，糧食、賞賜只有格外竭蹶。然則這時候所以要召外兵，還是在中央的幾個人勢均力敵，



不能够互相吞滅，而要召外兵以爲援罷了。

三國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說漢獻帝在河東時，曾有詔書叫呂布去迎接他。這一道詔書不知是誰的意思？據事跡推測起來，張楊和呂布是要好的。這時候，張楊業已遣人進貢，漢獻帝很得他接濟之力。這個主意出於張楊，也很有可能。呂布在這時候，正苦於漂泊無歸，找不到一個地盤。而他是誅董卓有功的人，在中央也有相當的歷史。儻使帶兵勤王，倒也名正言順，在於他，實在是一個好機會。苦於呂布的軍隊太窮困了，連開拔費都籌畫不出來。因此沒有能去。後來漢獻帝又靠張楊幫助之力，纔得回到洛陽。這時候，駐紮在京城裏的，是韓暹和董承二人。張楊仍在河內，楊奉則駐紮在河南的商丘縣。他的兵在諸人中最強。韓暹和董承爭權。董承便去勾引曹操，叫他進京。曹操這時候既然平定了兗州，落得再向西南發展，平定豫州，把洛陽也收入自己勢力範圍之內。要達到這個目的，推翻漢獻帝，自不如擁護漢獻帝爲便，所以曹操就走了勤王的一條路線。這正是我所說的政治手腕上的一個方便，可以利用則利用之。句結着曹操去勤王，只是董承一個人的意思。其餘諸人有沒有問題呢？韓暹大約不足顧慮。楊奉有強兵，張楊是一郡的太守，而且獻帝從河東到洛陽，一路得其接濟之力。他的舉動是比較成氣候一些的。儻使要和曹操反對，也是一個小小的阻力。固然，曹操的兵力不會怕這兩個人，但能不打總是不打的好。競爭的時候，人人都想保存實力，誰肯妄耗實力呢？好在當這時候，曹操對這兩方面都有相當的接洽。原來這時候，



有一個人喚做董昭，本是袁紹手下的人。因為袁紹聽信了人家的話，要想加罪於他，他就想走向中央政府去投效。路過河內，被張楊留了下來。這時候，漢獻帝尙在河東，曹操也派人去進貢。路過河內，也被張楊所阻。董昭知道曹操的做事是最為有望的，便替他運動張楊，放他的使者過去。後來張楊連董昭也放走了。董昭到了河東，獻帝拜為議郎，就做了中央政府的官。這時候，董昭對於曹操，大約抱有很大的希望。所以運用機謀，到處替他開通道路。董昭知道楊奉的兵最強，卻沒有黨與，他的意思一定希望拉幫手的。就替曹操寫了一封信給楊奉，說：「現在的局勢，不是一個人獨力所能平定的。最好你在內中做主，我做你的外援。而且你有的是兵，我有的是糧，我可以供給你。我們兩個人正好合作。」楊奉得書大喜。於是曹操進京勤王的阻力，全然除去了。獻帝還洛陽未久，曹操也就到了洛陽。董昭又對他說：「在這裏，人多主意多，由不得你一個人做主。不如把皇帝搬到許縣，只說是洛陽飢荒，為就糧起見。到那裏，就離你的兗州近，脫出了這班帶兵的人的勢力範圍了。」曹操說：「這真是好主意。但楊奉怎肯安然放我們過去呢？」董昭說：「楊奉勇而無謀。我們只要再寫封信敷衍他，而且送他些禮物。到他覺悟，事已嫌遲了。」曹操又聽了他。一面寫信送禮物給楊奉，一面就把漢獻帝搬到許縣。果然，楊奉覺悟了，要想在路上攔阻，已經來不及了。曹操到了許縣，立刻和楊奉翻臉，發兵去討伐他。楊奉怎敵得曹操。此時韓暹亦已逃到楊奉處。只得兩個人同去投奔袁術。後來合了袁術去打呂布。呂布又派人去運動他們倒戈。說我打仗所



得的油水全給你。二人欣然允諾。反和呂布合力，把袁術的兵打得大敗。然而這種強盜般的行徑，終究是站不住的。再後來，楊奉給劉備騙去殺掉。韓暹發急了，他本來是山西的強盜，要想跑回老家，在路上給人殺掉了。他的同黨李樂，算是病死的。胡才爲怨家所殺。李傕、郭汜一班人，郭汜是給自己的部將殺掉的。張濟因沒有給養，走到南陽境內，去攻擊穰縣，爲流矢所中而死。他的姪兒子張繡，統領了他的兵，歸附了劉表。建安三年，漢朝下詔書給關中諸將段煨等，令其討伐李傕，把他三族都滅掉。於是從董卓以來，擾亂中央政府的一班人，大概完了。只剩得一個董卓。董卓本來是牛輔的餘孽，那裏是什麼公忠體國的人？他的叫曹操進京，也不過是想借曹操的力量，排除異己罷了，那裏會真和曹操一心？所以後來，又有奉到什麼衣帶詔，說獻帝叫他誅滅曹操之說。從董卓擁立之後，到曹操進京之前，這一班擁兵亂政的人的行徑，獻帝還領教得不足麼？就是要除曹操，如何會付託董卓呢？這話怕靠不住罷？曹操到這時候，勢力已成，也不怕什麼董卓了。所以董卓一黨人，徒然自取滅亡之禍。只有一個劉備，因在外面，是走脫的。這是後話。曹操這時候，在名義上做了漢朝的宰相，實際上也得到了一大塊地盤，是很有利益的。這一次的事情，得董卓的力量實在不小。董卓並不是曹操的謀臣策士，而如此盡力幫他，那是由於擾亂之際，顧全大局的人總要想大局安定。而要想大局安定，總要就有實力的人中揀其成氣候的而幫他的忙。這是從來的英雄所以能得人扶助的原因。明朝的王陽明先生說：「莫要看輕了豪傑。能做一番大事業



的人，總有一段真摯的精神在內。」可見天下事一切都是真的，斷不是像平話家所說，用些小手段可以騙人的啊！

①明朝的皇帝昏庸暴虐的很多，清朝時候，祕密社會裏，卻持反清復明的宗旨很久，就是爲此。

②漢書也是一部大家崇奉的名著。其實班固這個人是無甚識見的，根本不配做歷史。只要看漢書的末了一篇敘傳，就可以知道。漢書的所以被人崇奉：（一）由中國人崇古的觀念太深。（二）由古書傳世的少了，沒有別的書同他校勘，其弱點不易發見。這是一切古書都是這樣的，不獨漢書。漢書中自然也有一部分好東西，這是由於作史的總是把許多現成材料編輯而成，並非一個人所作，根本不是班固的功勞。

③今河南許昌縣。

④今河南鄆縣東南。





## 十 袁紹和曹操的戰爭

袁紹是曹操的大敵。他不但地廣兵強，在社會上聲望很高，勢力極大，即論其才具，在當時羣雄中，亦當首屈一指。從袁紹敗後，北方就沒有人能和曹操抵敵的了，雖然並沒有全平定。曹操的破袁紹事在漢獻帝建安五年。三國志魏武帝本紀說：「初，桓帝時，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。」遼東殷達善天文，言後五十歲，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，其鋒不可當。至是凡五十年，而公破紹，天下莫敵矣。」這些話，固然是附會之談，然而當時的人重視袁曹的戰爭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怎說袁紹的才具並不算弱呢？讀史的人都說袁紹地廣兵強，而當曹操沒有平定河南以前，不能起而與之爭衡，坐令他破陶謙，平呂布，且收服了劉備，趕走了袁術，到他養成氣力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再要起來和他爭衡，就難了。其實不然。要和大敵爭衡，先要後方沒有顧慮。袁紹的地盤，是現在河北、山西兩省，在建安四年以前，問題正多著呢。別的且不論，公孫瓚就是到建安三年三月，才給袁紹滅掉的，而在建安三年的冬天，呂布業已給曹操滅掉了。到四年的春天，河內大守張楊爲其將張醜所殺，又有一個喚做眭固的，殺掉張醜，歸附袁紹，曹操就進兵把他打破，這一年八月裏，曹操進兵黎陽，旋又回兵，而分兵把守官渡。此時曹操的兵力，業已達到河北了。袁紹從公孫



瓚破滅以後，就派他的大兒子袁譚去守青州，第二個兒子袁熙去守幽州，又派他的外甥高幹去守并州，其布置並不算遲。至於說他坐視曹操入居中央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以致於己不利，則當時挾著一個天子，實際並無甚用處，在上一節中業經說過；而袁紹在曹操遷獻帝都許之後，曾經挾著兵威，脅迫曹操，要令他把獻帝遷徙到鄆城，置於自己勢力範圍之內。袁紹的本意，是要否認獻帝的，此時又有此轉變，其手段也不算不敏捷。曹操自然是不肯聽的，因為曹操斷不是虛聲所能恐喝的，袁紹此時，既因河北內部尚有問題，不願和曹操以實力相搏，自然只好聽之而已。然而袁曹的成敗，始終和挾天子與否無關，所以這也算不得袁紹的失策。

這時候，曹操的後方，也不是絕無問題的。其中最足為患的，就是屯紮在穰縣的張繡。因為他的地勢，可以南連劉表，是有接濟的。然而張繡聽了賈詡的話，卻投降了曹操。賈詡所以勸張繡投降曹操，大約因兵力不足和曹操相敵，袁紹相隔太遠，不能應援，劉表又係坐觀成敗之徒，未必能切實聯合之故。三國志賈詡傳載他勸張繡的話：（一）是因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；（二）則袁紹兵多，你投降他，他未必看重，曹操兵少，你投降他，他必另眼相看之故；怕也未必確實的。張繡的投降，是建安四年十一月的事，到十二月，曹操就又進兵官渡了。然而張繡之難甫平，劉備之兵又起。原來這時候，袁術在淮南，因其荒淫過甚，弄得民窮財盡，不能立腳，要想去投奔袁紹，打從下邳經過，曹操便派劉備去攔截他。劉備是有野心的，不肯服從曹操，把個袁術攔截回去，又氣憤，又窮困，



病死了，他卻和董承通氣，說奉到了獻帝的衣帶詔，叫他們誅滅曹操，就在下邳起兵。把徐州刺史車胄殺掉，屯兵小沛。曹操派劉岱、王忠去打他，都給他打敗了。建安五年正月，董承等陰謀發覺，都給曹操殺掉，曹操立刻起兵東征。這件事，三國志魏武帝本紀上說：「諸將皆曰：與公爭天下者，袁紹也，今紹方來，而棄之東，紹乘人後，若何？」公曰：夫劉備，人傑也，今不擊，必爲後患。袁紹雖有大志，而見事遲，必不動也。郭嘉亦勸公。」曹操遂決計東行。袁紹傳上說：曹操攻劉備時，田豐勸袁紹襲其後方，袁紹說兒子有病，不聽。「豐舉杖擊地曰：夫遭難遇之機，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，惜哉！」這也是事後附會之談。曹操是善於用兵的人，後方決不會空虛無備；況且當時曹操也有相當的兵力，後方決不至於空虛無備。袁紹的根據地在河北，要襲擊許昌，先要渡過黃河，渡過黃河之後，還有好幾百里路，決非十天八天可以達到。如其說輕兵掩襲，那是無濟於事，徒然喪失兵力的。劉備初起兵，力量有限，未必能牽制曹操許久。這一點，曹操和袁紹都是明白的。曹操所以決計東征，也是爲此。接觸之後，自然是劉備敗了，便投奔袁紹。當時守下邳的是關羽，孤軍自然難於抵抗，就暫時投降。關羽的投降，的確不是真降的，至於封金、挂印、過五關、斬六將等事，就都是演義上渲染之談，無關宏旨的了。劉備在當時，兵力雖然不足，然而他是個有野心、有能力的人，儻使曹操和袁紹以主力相持，而劉備從後方搗亂，這確是一個大患，所以曹操要先把她除掉。劉備既敗之後，曹操後方就無甚可怕的搗亂之徒了。當時還有一個滅霸，本來是泰山一帶的強盜，他是服從呂布的。曹



操破呂布後，招降了他，就把青徐二州的事情交給他。這時候，臧霸頗能出兵以牽制袁紹，所以曹操不怕袁紹從現在山東的北部進兵。不過臧霸的兵力，亦只能牽制袁紹不從這一路進兵而已，要想搗亂現在的河北，成爲袁紹的大患，其兵力也是不夠的。於是袁曹二人，不得不各出全力，在現在河南境內的黃河沿岸，決一死戰。

建安五年二月，袁紹派顏良等攻東郡大守劉延於白馬城。⑤袁紹帶著大兵，進至黎陽。四月，曹操自己帶兵去救劉延。荀攸因袁紹兵多，勸曹操引兵西向延津，⑥裝出要繞道襲擊袁紹後方的樣子。袁紹果然分兵而西。曹操就趕快引兵回來，派張遼和關羽先登，把顏良擊斬。關羽就在這時候，封書拜辭曹操，走歸劉備了。於是袁紹整兵渡河，攻擊曹操。劉備和文醜先到，曹操又把文醜擊斬。三國志魏武帝本紀說：「良醜皆紹名將也，再戰悉禽，紹軍大震。」顏良、文醜之死，曹操固然先聲奪人，然而袁軍的主力並沒有動，勝負還是要決一死戰的。曹操破顏良、文醜之後，回兵官渡。袁紹便進兵陽武。⑦彼此相持，直到這一年八月裏，袁紹才慢慢的進兵，靠著沙堆紮營，從東到西，連綿好幾十里。曹操也分兵和他相持。出兵決戰，曹操的兵不利。袁紹就進攻官渡。在地面上築起土山，地下掘了隧道，要攻破曹操的營。這時候，曹操的兵勢是很危急的。論起防守來，曹操自然有相當的力量，然而兵既比較少，糧食又要完了，眼看著不能支持。於是曹操寫一封信給後方的荀彧，商議要退兵回許都。當時曹操的兵勢既較袁紹爲弱，儻使一動腳，袁紹乘機追擊，是很危險的。



所以荀彧的覆信說：「公以至弱當至強，若不能制，必爲所乘。」又說：「此用奇之時，不可失也。」這不過說退軍決無全理，叫他不論什麼險路，到此時也只得拚死幹一幹罷了。三國志上所說的兵謀，大都是靠不住的。這大約因軍機祕密，局外人不得而知，事後揣測，多係附會之談，而做歷史的人所聽見的，也不過是這一類的話之故。獨有荀彧這一封信，據三國志本傳注引荀彧的別傳載曹操表請增加荀彧封邑的表文，曾經鄭重的說及，官文書不能偽造，可以相信其是真的。我們因此，可以窺見當時兵事形勢的一斑。形勢是不得不冒險了，險卻怎樣冒法呢？那還是只有在兵糧上想法子。當時袁紹有運糧的車子幾千輛到了，曹操派兵截擊，把他盡數燒掉。然而還不能搖動袁軍，這大約因袁軍糧多，不止這一批之故。到十月裏，袁紹又派車輛出去運糧。這一次，袁紹也小心了，派淳于瓊等五個人帶著一萬多兵去護送。據三國志說：袁紹手下有一個謀士，喚做許攸，性甚貪財，袁紹不能滿足他，許攸便投奔曹軍，勸曹操去襲擊淳于瓊。曹操左右的人都疑心他。只有荀攸、賈詡兩個人勸曹操去。於是曹操帶著馬步兵五千，夤夜前往。到那裏，已經天明了。淳于瓊等見曹操兵少，直出營門排成陣勢。曹操向前急攻。淳于瓊等退入營內。曹操就直前攻營，把營攻破。淳于瓊等都殺掉。這一次，曹操大概是捨死忘生，做個孤注一擲的。三國志魏武帝本紀說：袁紹聽得曹操攻淳于瓊，對袁譚說道：「我趁這時機，把他的大營打破，他就無家可歸了。」就派張郃、高覽去攻曹操的大營，不能破。後來聽得淳于瓊被殺，張郃、高覽就投降了曹操。張郃傳則說：郃



曹操攻淳于瓊，勸袁紹派兵往救。郭圖說不如去攻曹操的大營。張郃說曹操的營很堅固，攻他必不能破。袁紹不聽，而聽了郭圖的話，只派些輕騎去救淳于瓊等，而遣張郃和高覽去攻曹操的大營。果不能破，淳于瓊等卻被曹操殺了。郭圖覺得慚愧，反對袁紹說：「張郃等聞兵敗而喜。」郃等因此畏懼，就去投降曹操。這些話也都是不實的。淳于瓊屯兵之處，名爲烏巢，雖袁紹的大營只有四十里。儻使來得及救援，袁紹不是兵少分撥不開的，何難一面派兵去攻曹操的大營，一面再多派些兵去救淳于瓊等？曹操的兵不過五千，淳于瓊等的兵已有一萬，袁紹儻使再派馬兵五千名去，也比曹操的兵加出三倍了，何至於還不能敵？儻使還不能敵，相隔四十里，續派大兵何難？何至淳于瓊等還會被殺？可見曹操的攻淳于瓊，是疾雷不及掩耳的。他所以只帶馬步兵五千，正因兵多容易被人覺察之故。然則當時淳于瓊等被攻的消息達到袁紹的大營時，怕早已來不及救援。派張郃、高覽去攻曹操的大營，也不過無聊的嘗試而已。袁紹連營數十里，而曹操能分兵和他相持，其兵數雖不如袁紹之多，亦必不能甚少。曹操攻淳于瓊等，不過抽去五千人，何至於大營就不能守呢？據此看來，可見歷史上所傳的情節，多非其真，讀書的人不可不自出手眼了。淳于瓊等既破，張郃復降，據三國志說：袁紹的兵就因此大潰，袁紹和袁譚都棄軍而走，曹操大獲全勝。這大約因袁紹的兵屯紮日久，銳氣已挫，軍心又不甚安寧，遂至一敗而不可收拾。曹操的攻淳于瓊，固然有膽氣，也只是孤注一擲之舉，其能耐，倒還是在歷久堅守，能挫袁軍的銳氣上見得。軍事的勝敗，



固然決於最後五分鐘，也要能够支持到最後五分鐘，才有決勝的資格哩。三國志袁紹傳說：袁紹未出兵之前，田豐勸他「分兵多枝，乘虛迭出，曹操救左則擊其右，救右則擊其左，使其軍隊疲於奔命，百姓亦不得安業，不要和他決勝負於一旦。」袁紹不聽；顏良、文醜被殺之後，沮授又說：「北兵數多而不及南兵之精，南兵糧草缺乏，財力不及北兵的充足，所以南軍利在速戰，北軍利在緩戰，宜用持久之計。」袁紹又不聽；以至於敗。這兩說也不確實。田豐的話，袁紹固然沒有聽，然而袁紹從四月裏和曹操相持，直到八月裏才進攻曹營，可謂已充分利用持久之計。當時曹操因軍糧垂盡，議欲退還許都，就是袁紹持久之計的效驗。不幸曹操的兵，實在堅固難於動搖，以至功敗垂成罷了。至於袁紹既進兵，還是用穩紮穩打之計，則本來並不冒險，田豐之計聽不聽也無甚關係。所以說歷史上的話，總是不可盡信，我們讀書非自出手眼不可的。

袁紹兵敗之後，當時北強南弱之勢，遂變爲南強北弱。然亦不過南強北弱而已，說曹操的兵力就可以一舉而掃蕩袁紹，那還是不夠的。當時曹操乘勢追擊，冀州郡縣多有投降曹操的。然袁紹回去之後，收合散兵，就又把降曹的郡縣收復了。曹操的用兵是最精銳不過的，儻使力足掃蕩河北，豈肯中途停頓？可見袁紹的兵力也還足以自守了。不但如此，當袁紹未敗之時，還分兵給劉備去攻略汝南。汝南降賊龔都等就做了他的內應。可見袁紹對於擾亂曹操的後方，亦很注意。不過大軍既敗，此等游軍就無甚用處罷了。曹操既不能掃蕩河北，就回兵許都。旋又出兵南征劉



備就逃奔劉表，龔都等都逃散了。這是建安六年冬天的事。七年春天，曹操又進兵官渡。這一年五月裏，袁紹病死了。手下的人立了他的兒子袁尚，因此和袁譚兄弟失和。然而曹操進攻，還沒有能够竟把他打平。到建安八年五月，曹操已把攻取河北之事暫時攔起，回兵許都。八月裏，出兵南征劉表了。袁譚和袁尚，卻因曹兵退去，自相攻擊。袁譚被袁尚打敗了，派人求救於曹操。曹操見機會不可失，才再回兵攻取河北。從建安九年二月裏攻擊袁尚的根據地鄴城，到八月裏才攻下。袁尚是本來在外面的，逃到中山。此時袁譚已乘機占領了冀州的東部，就去攻擊袁尚，袁尚逃到故安去。⑤ 依靠袁熙。曹操突然又和袁譚翻臉了。建安十年，在南皮縣地方⑥ 把他攻殺。袁熙、袁尚逃入烏丸。烏丸亦作烏桓，乃是一種異民族，在現今熱河、遼寧境內的，屢次侵犯邊界。建安十一年，曹操籌畫出兵去征伐他，在現在河北的東北境闢了兩條水路，以便運糧。十二年七月裏出兵，因沿海大水，道路不通。先是劉虞被公孫瓚所殺，他手下的田疇，立意要和他報讎，就帶著宗族，入居徐無山中。⑦ 避難的人民依附他的很多。田疇替他們立起章程，申明約束，居然很有條理，北邊都很信服他。曹操出兵時，把田疇也招羅在軍中。田疇說：舊北平郡之北，本來有一條路，出盧龍塞到柳城去的。⑧ 從後漢以來，路絕不通，然而還有些痕迹。儻使從這一條路出兵，攻其不備，一定可大獲全勝的。曹操聽了他的話，就從這條路出去。果然一戰而殺了三個烏丸的酋長，贖下來一個，和袁熙、袁尚逃到遼東。當時的遼東大守是公孫康，也是要據地自立的，袁熙、袁尚的資格豈能服



從他所以有人勸曹操進兵遼東，曹操就逆料他們不能相容，逕從柳城回兵。果然公孫康把袁熙、袁尚的頭送來了。到此，袁氏才算全滅。從建安四年袁曹交兵至此，前後共歷九年，和曹操的破陶謙、呂布、袁術等，前後不過兩三年的，大不相同。所以說袁紹確是曹操的一個勁敵。

● 古人有分野之說，把天文、地理都分畫做若干部分，說那一部分天象的變動，主地而上那一部分的休咎，也是一種迷信之談。

① 黎陽，漢縣，在今河南濬縣東北。官渡，城名，在今河南中牟縣東北。

② 漢縣，在今山東濮縣東。

③ 漢穰縣，今河南鄧縣。

④ 白馬，漢縣，在今河南滑縣東。

⑤ 黃河渡口，在今河南延津縣北。

⑥ 今河南陽武縣。

⑦ 漢郡，治平輿，今河南汝南縣。

⑧ 漢鄴縣，今河南臨漳縣。

⑨ 今河北定縣。

⑩ 漢縣，今河北易縣東南。

⑪ 今河北南皮縣。

⑫ 在今河北遵化縣西。

⑬ 這是從今遵化向東北出龍井關的路，柳城，漢縣，在今遼寧興城縣西南。



## 十一 赤壁之戰的真相

赤壁之戰，是三國史事的關鍵。儻使當時沒有這一戰，或者雖有這一戰而曹操又勝了，天下就成爲統一之局而不會三分了。所以這一戰，實在是當時分裂和統一的關鍵。

要知道赤壁之戰的真相，先要知道當時曹劉孫三方面的形勢。

劉備是個有領袖慾的人，他是不甘心坐第二把交椅的。所以當他和曹操聯合破滅呂布之後，他很可以依附曹操，做一個資深望重的大員了。他卻不肯甘心，又和董承勾結，反叛曹操。到被曹操打敗了，則始而投奔袁紹，繼而投奔劉表。這時候，他和曹操業已成爲不可復合之勢。簡單明了些說，他若再投降曹操，曹操必不能容他，而他也決不會真心的。所以他對於曹操，無論兵勢如何，總是要抵抗到底的。

至於孫權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。我們要說到孫權，又得先說到他的哥哥孫策。孫堅有四個兒子，大的喚做孫策，第二個就是孫權，第三個喚做孫翊，第四個喚做孫匡。孫堅是和袁術聯合的，他死了之後，他的兒子自然是依靠袁術。孫策也是個輕剽勇敢的人，大有父風。袁術看他不錯，就把孫堅手下的人都還了他。他曾替袁術打過好幾次仗，都是勝利的。袁術是個賞罰不明、不能用人



的人，派他出去打仗時，允許他戰勝之後如何酬勞他，後來都不能實踐。孫策心中失望，覺得在袁術手下，一輩子沒有出路，就自告奮勇，願去平定江東。江東就是江蘇省裏長江以南的地方，現在稱爲江南，古人卻稱爲江東，而把對江之地，稱爲江西。古人所說的江南，是現在湖南地方。這是閒話，擱過不提。後漢時，江東西同屬揚州。揚州刺史本來駐紮在壽春，就是現在安徽的壽縣。這時候，壽春給袁術占據了，揚州刺史劉繇只得寄治在曲阿，在現今江蘇省丹陽縣地方。雖然兵力有限，也還能和袁術相持，袁術一時不能吞滅他。到孫策渡江而東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。孫策是最剽悍善戰的，一渡江，就把劉繇打敗，劉繇逃到現在江西的湖口，不多時就病死了。於是從江蘇到江西沿江一帶，全成爲孫策的勢力範圍。孫策就不再服從袁術，袁術稱帝時，公然寫信和他絕交了。曹操在這時候，勢力還顧不到江東，而且他和袁術是反對的，自然要拉攏孫策。於是表薦他，加他討逆將軍的稱號，封爲吳侯。建安五年，曹操和袁紹正在隔河相持，孫策也要出兵渡江而北，不想還沒有開拔，就給人家刺死了。你道是爲什麼呢？原來當孫策到江東時，有個吳郡大守，喚做許貢，密表漢帝，說孫策驍勇，和項籍相像，該把他早些召回中央，不可聽他留在江外，致成後患。孫策是立意要割據一方的，聽得這個消息，很不高興，就把許貢殺掉。許貢的門客，有幾個潛伏在民間，想替許貢報讎。孫策最喜歡打獵，他騎的馬又好，從人都跟隨不上。這一次出去打獵，和許貢的門客狹路相逢，就給他們打傷，回來不久就死了。孫策這一次的出兵，三國志本傳說：他是要襲擊許都，



迎接漢獻帝的，這也是癡話。曹操是善於用兵的人，雖然和袁紹相持，後方不會無備，上一節中業經說過了。江東離許都，比河北更遠，孫策有多大兵力能去攻襲？別說不能戰勝，能否達到，還是個疑問呢？孫策也是個善於用兵的人，有這樣優的麼？況且挾著一個天子，實際上並無多大用處，前文也早經說過了。然則孫策的出兵，到底是什麼主意呢？這裏面卻有一段大家不很注意的故事。當時有個沛相，喚做陳珪，他是個歸心中央的人，看得呂布和袁術一班人很不入眼。當袁術要想稱帝，又替他的兒子向呂布的女兒求婚時，陳珪怕他們兩人聯合，更難平定，就去游說呂布，把他破壞了。又叫兒子陳登去見曹操，說呂布勇而無謀，反覆無常，不可相信，要早些設法收拾他。曹操大喜，便拜陳登做廣陵太守。臨別的時候，握著他的手說道：「東方之事，便以相付。」叫他暗中收合部衆，豫備做個內應。後來曹操攻呂布時，陳登曾帶著本郡的兵，做曹兵的先驅。呂布滅後，漢朝因他有功，加給他伏波將軍的名號。三國志陳登傳注引先賢行狀，說他在這時候，慨然有吞滅江南之志。孫策的用兵，幾於所向無敵，獨有兩次攻陳登，都是失敗的。孫策心中甚爲憤怒，他臨死前的出兵，三國志孫策傳注引江表傳，說他是想去攻陳登的，這大約是實情。孫策用兵甚銳，這一次大舉而來，假如不死而渡過了江，陳登能否抵抗，自然是一個問題。然而陳登不是像劉繇等武略不濟的人，即使一時失敗，必不至於一蹶不振，總還能收合餘燼，求救於中央，或者和別一枝兵馬聯合，和孫氏相持。況且孫策善戰，陳登未必和他野戰，還可用守勢對付呢。所以陳登在廣陵，



確是孫氏的一個勁敵。現在孫策北伐未成，先已自斃，那是中央更好的機會了。曹操卻把陳登調做東城大守。於是隔江之地，就無能牽制孫氏的人，這是曹操的一個失策。到後來，再臨江而歎，「恨不早用陳元龍之計」就遲了。

孫翊的性質，最和孫策相像。孫策臨死時，張昭等都逆料他要把後事付託給孫翊，他卻把印綬佩在孫權身上，對他說：「舉江東之衆，決機於兩陳之間，與天下爭衡，卿不如我。舉賢任能，各盡其心，以保江東，我不如卿。」這幾句話，不知道真是孫策說的？還是後人附會孫權足以當之而無愧，卻是實在的。只要看他赤壁戰時任用周瑜，襲取荊州時任用呂蒙，猇亭戰時任用陸遜，就可知道。孫策雖然長於戰陣，然而平定江東，開創基業，也不是一味勇敢就能辦得到的。或者他亦有些知人之明，所以把後事付託給他罷？孫權繼任之後，一面整理現在江浙皖贛之地，又頻年出兵，攻擊江夏大守黃祖。到建安十三年，把黃祖殺掉。於是孫權的勢力，達到現在湖北省的東南部，再向西，就可到現在的漢口，窺伺江陵和襄陽了。而曹操也在這一年進攻劉表。

劉表的性質，究竟是個文人。他只會坐觀成敗，圖收漁人之利，而不會身臨前敵，去攻城奪地。此等人物，在天下擾亂時亦足以保境息民，偷一時之安，到天下將定時，就沒有立足之地了。建安十三年七月，曹操南征荊州。八月，劉表病死了。他大的兒子喚做劉琦，小的兒子喚做劉琮。劉表和他的夫人蔡氏，都心愛劉琮，要立他爲後。劉琦覺得不安，去請教諸葛亮。諸葛亮對他說：「君不見



申生在內而危，重耳在外而安乎？」劉琦明白了。恰好黃祖爲孫權所殺，就乘機請求外出，做了江夏大守。劉表死後，襄陽一方面立了劉琮。對於曹兵，自然無法抵禦。九月裏，曹操的兵到新野，劉琮就舉州投降了。這時候，劉備屯駐在襄陽對岸的樊城。他對於曹操，是不能投降，而又無從抵抗的，只得渡過漢水，西南而走。三國志先主傳說：他走過襄陽時，諸葛亮勸他攻擊劉琮，荊州可取。他說：「吾不忍也。」這話也未必確實。當時的襄陽，人心自然不定，攻破他自然是容易的，轉瞬曹操的大兵來了，卻如何能守呢？「諸葛一生惟謹慎，」怕不會出這種主意罷？劉備於是再向南走。先主傳說：劉琮的左右和荊州人，歸附他的很多，到當陽時，人衆已有十幾萬了；一天只走十幾里路。這話或者有些過甚，卻不是毫無影響的。因爲要做事業，手下一定要有入。老百姓只要飽食暖衣，安居樂業，誰來管你們爭天奪地的事情？一個光幹到了什麼地方，要發動該地方的民衆替自己戰鬥，決不是容易的，所以基本的隊伍決不能棄掉。再加以荊州人不願降北的，其數自有可觀。而兩漢三國時代，去古還近，社會的組織含有大家族的意味較多，做官、從軍和避難的人，往往帶著家族、親戚走，所以其數之多如此。惟其這樣，自然走不快了。曹操此時，頗有一舉而肅清荊州的決心，於是發輕騎，一日一夜走三百里去追擊他，追到當陽東北的長阪，追上了。劉備自然不能抵抗，就逃向夏口，去依靠劉琦。

這時候的劉備，顯然是日暮途窮。儻使沒有人和他聯合，大約只好逃向現在的湖南。漢時的



湖南還未十分發達，在那裏也決然不能立足的。所以這時候的劉備，真是末日將到了。而不期事出意外，卻有個孫權來和他聯合。

論起孫權的資格和他對曹操的關係來，都和劉備大不相同。劉備雖然屢戰屢敗，始終沒有得到一個地盤，這只是時運不齊；他從靈帝末年起兵，在北方轉戰十餘年，和曹操、二袁、呂布等都是一樣的資格；而且素有英雄之名；當時確亦有一部分人歸向他；所以曹操見了他，確亦有幾分畏懼。至於孫氏弟兄，雖在江東手創基業，然而當時江東之地，比較上還是無關大局的。所以大家心目中，還不甚覺得有這麼兩個人。三國志張昭傳說：當孫策平定江東時，北方士大夫的信札，還是專歸功於張昭的。張紘傳說：孫策死時，曹操要乘機伐吳，張紘把他勸止了。曹操才表孫權為討虜將軍，領會稽太守，而以紘為會稽東部都尉。要令他「輔權內附。」所謂「輔權內附」就是運動甚而至於脅迫孫權來投降。孫策死時，北方的問題多著呢，曹操如何會想到去伐吳？這句話也是不確的。但以張紘為會稽東部都尉，欲令輔權內附，這句話卻該不誣。當時北方人心目中，看了孫權是怎樣一個人，就可想而知了。曹操破了荊州，就想順流東下，本來犯兵家之忌，賈詡曾經勸止他，而他聽不聽，大概對於孫權，不免低估了些罷？然其所以低估之故，也是所謂資格限人，是極容易犯的錯誤，怪不得曹操了。

劉表的死耗，達到江東，魯肅便對孫權說：荊州是個緊要的去處，請借弔喪為名，去看看情形。



如其劉備和劉表一方面的人沒有嫌隙，我們就得聯合他。如其彼此乖離，就得另打主意。孫權允許了他。魯肅就溯江西上，走到漢口，聽說曹操的兵已向荊州，魯肅也晝夜兼程而進。走到南郡界內，聽說劉琮已降曹操了，劉備向南奔逃，魯肅就徑迎上去，和他在長阪相會。勸劉備和孫權聯合。劉備自然歡喜。而劉備手下的諸葛亮，亦說：「事急矣，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。」於是魯肅回去覆命，諸葛亮從漢口東行，到現在的九江，和孫權相見。這時候，在孫權一方面，就要決定降戰之計。據歷史上的記載，是這樣的：孫權聚羣下會議，大多數主張迎降。其理由是：（一）曹操託名漢相，和他拒敵，似乎是反抗中央。（二）曹操已得荊州的水軍，又有步兵，水陸並進，並非專靠馬隊，所以長江之險，並不足恃。而其（三）則為衆寡不敵。只有魯肅不開口。孫權出去更衣，魯肅卻跟了出去。孫權知道他有話說，握著他的手道：「你要說什麼呢？」魯肅道：「剛才衆人的議論，是要誤你的，你別要聽他。像我是可以投降曹操的，你卻使不得。爲什麼呢？我在你手下，不過做個官兒，投降了曹操，官還是有得做的，你卻怎樣呢？這幾句話，正合孫權之意，孫權便表示容納。這時候，周瑜因事到鄱陽去，魯肅便勸孫權把他召回，共商降戰之計。周瑜到了，就決定迎戰。他的理由是：（一）北方並未大定，加以關西還有韓遂、馬超，曹操的兵決不能作持久之計。（二）則北方的人不善水戰，荊州的人又非心服。（三）而且大寒之際，缺乏馬草，天時亦不相宜。諸葛亮游說孫權的話，理由也大致相同。於是孫權就決意聯合劉備，抵抗曹操了。派周瑜、程普爲左右督，魯肅爲贊軍校尉，去和劉備協力。當時



兩方的兵力：大約北兵是十五六萬，荆州的兵有七八萬，合計共二十餘萬。劉備一方面，合水陸兵共有萬人，劉琦手下的江夏兵，亦有一萬。周瑜、程普的兵，三國志上有的地方說各有萬人，有的地方又說共有三萬，大率魯肅手下還有些人，合計之共有三萬。孫劉之兵，約在五萬左右。兩方的兵力，約係一與五之比。但在地利及軍隊的長技上說，南方的兵卻是占了便宜的，而黃蓋又進火攻之計，就在嘉魚縣赤壁地方，把曹兵打得大敗。曹操果然不能持久，留曹仁守著江陵，自帶大兵北歸。周瑜又跟著攻擊，曹仁守不住，只得把江陵也放棄了。於是長江流域無復北兵蹤迹，而南北分立的形勢以成。

赤壁之戰，軍事上的勝敗，真相頗為明白，用不著研究。其中只有孫權的決心抵抗曹操，卻是一個謎。讀史的人都給「操雖託名漢相，實為漢賊」兩句話迷住了，以為曹操是當然要抵抗的，其中更無問題。殊不知這兩句乃是周瑜口裏的話，安能作為定論？何況照我所考據，曹操確係心存漢室，並非漢賊呢？然則孫權決心和曹操抵抗的理由何在？周瑜、魯肅等力勸孫權和曹操抵抗的理由又何在這係從公一方面立論，從私一方面說，也是這樣的。赤壁之戰，曹操固然犯著兵家之忌，有其致敗之道，然而孫劉方面，也未見得有何必勝的理由。自此以後，曹操幸而用兵於關西、漢中，未曾專注於南方。儻使曹操置別一方面為緩圖，盡力向荆州或者揚州攻擊，孫權的能否支持，究竟有無把握呢？孫權和劉備不同。劉備投降曹操，曹操是必不能相容的，所以只得拚死抵抗。



孫權和曹操，本無嫌隙，當時假使投降，曹操還要格外優待，做個榜樣給未降的人看的。所以當時孫權假使迎降，就能使天下及早統一，免於分裂之禍；而以孫權一家論，亦係莫大的幸福；裴松之在三國志張昭傳注裏，早經說過了。然則孫權的決意抵抗，周瑜、魯肅的一力攬撥孫權抵抗，不過是好亂和行險徼幸而已。三國志魯肅傳說：魯肅初到江東時，回東城葬其祖母，<sup>⑨</sup>他有個朋友，勸他北歸，魯肅意欲聽他，特到江東搬取家眷，周瑜卻勸他，說從前人的豫言，都說「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」，勸他不要回去。又把他薦給孫權。見面之後，甚為投機。衆人都退了，孫權獨留他喝酒。談論之間，魯肅便說：「漢室不可復興，曹操不可猝除，為將軍計，惟有鼎足江東，以觀天下之釁。」後來孫權稱帝時，「臨壇顧謂公卿曰：昔魯子敬嘗道此，可謂明於事勢矣。」<sup>⑩</sup>張昭傳注引江表傳又說：孫權稱帝之後，聚會百官，歸功周瑜。張昭也舉起笏來，要想稱頌功德。孫權卻說：「如張公之計，今已乞食矣。」可見自立的野心，孫權和周瑜、魯肅等，早就有之。赤壁之役，孫權聚衆議論降戰時，反說「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，徒忌二袁、呂布、劉表與孤，」不知帝制自為的，畢竟是誰事實最雄辯，就用不著我再說了。

⑨後漢分會稽郡所置的郡，治所即今江蘇的吳縣。

⑩漢朝的郡和王國，是一樣的等級。王國治民之權在相。

⑪廣陵郡，本治現在的江都，此時陳登治射陽縣，在今淮安東南。



- ④東城，漢縣，在今安徽定遠縣東南。此時臨時設置大守。
- ⑤亦見先賢行狀。元龍是陳登的字。
- ⑥江夏郡在今湖北黃岡縣。
- ⑦就是現在的漢口。
- ⑧後漢會稽郡治今浙江紹興。都尉是武職，稱爲某部都尉的，亦分管一部分之地，有治民之權。
- ⑨魯肅是東城人。
- ⑩見三國志魯肅傳。





## 十二 劉備取益州和孫權取荊州

赤壁一戰，把曹兵打得連江陵都放棄了。此時益州還在劉璋手裏，長江流域就全無北兵的蹤迹；曹操要再圖進取，其勢並不容易；所以說經過這一戰，而南北分立的形勢以成。然而要說三分鼎足，還早呢，因為劉備的地盤太小了。俗話有借荊州之說，說荊州是孫權的，後來借給劉備，這話是胡說的。荊州怎得是孫權的？後漢的荊州，東境到江夏郡為止，孫權直到赤壁之戰這一年，才打破黃祖，還沒有能據有其地，不過擄掠了些人民回去，做江夏太守的，依然是劉琦，怎能說荊州是孫權的呢？按照封建時代的習慣，「誰將實力據有土地，就算是誰的，可以父子相傳，除非你把實力來取。」如此，荊州該是劉琦的。所以赤壁戰後，劉備便表薦劉琦做荊州刺史。但是話雖這樣說，實際上能據有其地，還是要靠實力的。劉琦荊州刺史的名義，孫權雖不便否認，然而南郡是周瑜打下來的，還會將兵退出交給劉琦麼？況且劉琦也不久就死了。事實上，當時長江從南郡以下，都給孫權的軍隊占據了。劉備則屯兵公安縣，向現在湖南境內發展，把些地方都打下來了。然而地方畢竟太小，而且湖南在漢時還未甚開發，是不够做一個地盤的。

大家都知道在諸葛亮未出茅廬時，就有所謂隆中之對，●他的意思，是（一）曹操不可與爭



鋒，(二)孫權可以聯合而不可以吞併，(三)只有荊州和益州是可以取爲地盤的。(四)如其取得了，到天下有事的時候，派一員上將，從襄陽出南陽一路以攻洛陽，而劉備自己帶著益州的兵，去攻關中，如此就「霸業可成，漢室可興」了。這一篇話，近來讀史的人因爲他和後來的事實太相像了，疑心他是假的。確實，三國時代所謂謀臣的話，靠不住的太多了。這一篇話，我倒以爲無甚可疑的。因爲這是當時的大勢如此，不容說諸葛亮見不到。但是荊州從襄陽以北的一部分，還在曹操手裏。沿江一帶的要地，又大半給孫權占去了。劉備在此時，只有覬覦著益州，然而益州是個天險之地，劉璋雖說無用，打進去也不容易。所以劉備在此時，還是局促不能發展。

孫權一方面，卻打什麼主意呢？其中才雄心狠的，第一個要推周瑜。他的第一條主意，是趁劉備到現在的鎮江去見孫權的時候，把他軟禁起來，而把關羽、張飛等分開了，使他們不能聯合，而在周瑜指揮之下，去和曹操作戰。他這條主意，利害是利害的了。然而劉備被軟禁之後，關羽、張飛等能否聽周瑜的調度，卻是一個大問題。軍隊是有系統的，尤其封建時代的武人，全是效忠於主將的，是個對人關係。只要看曹操極其厚待關羽，而關羽還要逃歸劉備，就可知道。呂布投奔劉備，劉備投奔曹操。在當時，劉備和曹操何難把他的敵人殺掉？不過因他們手下都是有人馬的，一者未免心存利用，二者殺掉了一個人，他手下的還是要和自己反對的，勦撫兩難，所以不得不敷衍、隱忍罷了。儻使當時竟把劉備軟禁起來，關羽、張飛等怕不但不肯聽周瑜的指揮，還會和他爭鬥。



起來，鬥而不勝，便降附曹操，圖報故主之讎，也是可能的。所以周瑜這條主意，太狠而不可行。他第二條主意，便是合孫權的堂房弟兄孫瑜去攻益州。攻取益州之後，留孫瑜守其地，而他自己回來和孫權共鎮襄陽，以圖北方。這條主意，卻比較穩健了，至多攻益州無成，損失些兵馬而已，所以孫權聽了他。周瑜就回江陵治兵，不想走到半路上病死了。孫權用魯肅代他，帶兵駐紮在陸口。這是建安十五年的事。周瑜是個極端鋒銳的人，魯肅卻穩重了，他是始終主張聯合劉備以抵禦曹操的，所以當他在任時，孫劉方面得以無事。孫權在這時候，又打了一條主意，派人去和劉備說：要和他共攻益州。劉備和手下的人商量，大家都說可以許他，攻下之後，孫權終不能跨過我們的地方，去據有益州，益州便是我們的了。有一個人，喚做殷觀，卻說：「我們合孫權去攻益州，一定要先行進兵。儻使益州打不進去，退回來，難保孫權一方面的人不截我們的後路，這是很危險的。不如贊成他攻益州，而說我們的地方都是新定，兵不能動，請你自己去打罷。」如此一來，劉備倒好截孫權的兵的後路了，孫權自然也不會上當，就終於沒有動兵。

在這種情勢之下，益州本來可以偷安，不料劉璋卻自己把劉備請進去了。你道是怎樣一回事？原來劉焉從占據益州以來，始終和本地的人民不甚相合。他曾殺州內的豪強十幾個人，以立威嚴。又招致了關中和南陽一帶流亡的人民數萬家，用其人爲兵，稱爲東州兵，不免要欺凌本地人，所以本地的小百姓也不歸附他。劉焉死後，他的兒子劉璋繼位，有一個將官喚做趙雲的，就舉



兵造反。幸而東州兵想到自己的地位，全是依靠劉璋的，替他出力死戰，總算把趙韙打平。然而這樣上下離心，到底不是一回事。外面沒有問題時，還可以苟安，有什麼變動就難了。建安十六年，曹操要去攻張魯。這個消息傳到益州，劉璋手下的張松，就對劉璋說：「漢中是巴蜀的門戶。儻使曹操占據了漢中，巴蜀就都危險了。而且蜀中諸將，像龐羲、李異等，都是靠不住的。劉備是你的同宗，善於用兵，又和曹操是冤家，不如招致他來，使他攻取張魯，如此，曹操就不足慮了。」劉璋頗以爲然，就派一個人名喚法正的，帶著四千名兵去迎接劉備。這時候，張魯本來不聽劉璋的命令。劉璋之意，大概以爲把漢中送給劉備，自己是不喫虧的，而劉備是不會投降曹操的，得他和自己把守北門，就可以不怕曹操了，原也不是沒有打算。然而天下沒有好人，劉備進了益州之後，能否聽自己的命令呢？這一層，劉璋卻沒有打算到。張松、法正等都是些傾危之士，不恤賣主求榮的，就勸劉備奪取益州。劉備聽了，正中下懷，便隨法正入川。劉璋自到涪縣，<sup>④</sup>和他相見，添給他許多兵馬，還給了許多糧餉財帛，使他督率白水關的兵。<sup>⑤</sup>北攻張魯。劉備此時，共有兵馬三萬，他卻不攻張魯，住在葭萌縣地方。<sup>⑥</sup>大施恩惠，以收人心。當劉備和劉璋在涪縣相會時，張松、法正和劉備手下的龐統，都勸他就在會上襲取劉璋。這樣事出倉卒，川中的軍民如何會服呢？所以劉備不聽他們。曹操想西攻張魯，還沒有進兵，卻因此引起了韓遂、馬超等的反叛。曹操親自西征，雖然把他打破了，然而進攻張魯之事，卻亦因此而未能實行。到建安十七年十月，曹操又自己帶兵去攻孫權。劉備



就對劉璋說：孫權差人來求救，我和他本來是互相脣齒的，不得不去救。況且關羽正在和樂進相持，儻使不去救，關羽敗了，益州一方面也是要受到騷擾的。張魯是只會自守，不足爲慮的。請劉璋再借一萬名兵，和軍資器械，要想東還。劉璋給了他四千名兵，其餘的東西都減半發給。這在劉備，不過是借端需索，原未必真個東還。張松聽得，卻發急了，寫封信給劉備，說大事垂成，何可捨之而去？張松的哥哥張肅，見他如此私通外敵，怕他連累於己，便把他舉發了。劉璋便收斬張松。發命令給各關的守將，叫他們不得再和劉備往來。劉備就借端裝作發怒，龐統替他出了三條計策：上策是陰選精兵，徑襲成都。中策是裝做真個要東行，待白水關守將楊懷、高霈來送行時，把他捉住，吞併其兵，再行進攻成都。下策是退還白帝城，連合荊州的兵，再打主意。上策還是和在會所襲取劉璋一樣的，縱然解決了劉璋一個人，全川軍民不服，還是要發生問題。看似解決得快，其實並不是真快，甚而至於枝節更多；至於下策，則竟是把入川的機會放過了；所以劉備采用了他的中策。趁楊懷、高霈來見，把他們拘留起來，劉備進了白水關，把關中的兵都收編了，而將其家屬留作質當，進據涪縣。劉璋派兵抵禦，都非敗卽降。劉備進圍雒縣，這雒縣是劉璋的兒子劉循守的，到底利害切身，守了一年，直到建安十九年夏天才破。劉備就進攻成都。劉璋自知無力抵禦，守了幾十天，就投降了。於是劉備取得了益州，諸葛亮隆中的計畫，達到了一半。

建安十七、十八兩年，劉備和劉璋爭持，馬超也仍在關中反叛，所以曹操一方面進攻張魯之



事，始終未能實現。曹操這時候，是留夏侯淵在關中作戰的。到建安十九年，劉備攻破了成都，夏侯淵也徹底剷除了馬超，而且連涼州都打平了。到建安二十年三月，曹操就又進攻張魯。這時候，孫權也派人去向劉備索取荊州。荊州該屬於孫權的理由，是沒有的。孫權的討取，大概是像近代各軍隊一般，向人要求多讓些防地給自己罷了。劉備當時大概也藉口於軍隊的給養還是不夠，就說等我得到涼州，再把荊州給你。孫權大怒，使呂蒙進占現在湖南的東部。劉備入川時，諸葛亮等一大班人本來都留在荊州的。後來劉備和劉璋翻臉，諸葛亮、張飛、趙雲等，也沿著長江，打進四川，只留關羽一個人在荊州了。這時候，關羽也帶兵到了現在湖南的益陽，劉備則統兵五萬，從公安而下，打算和孫權方面爭執一番。旋聽得曹操攻漢中，乃和孫權平和解決，把荊州東西畫分，從江夏向南屬孫權，從南郡向南屬劉備。劉備一方面，派關羽駐紮在江陵。孫權一方面，仍派魯肅駐紮在陸口。江陵本是周瑜的防地，此時卻正式屬於劉備。所以這一個分畫，劉備是占了些便宜的。劉備急急回川，聽說張魯已給曹操打敗了，逃向巴中來，<sup>②</sup>疾忙派人去迎接。誰知張魯已經投降曹操了。曹操此時，仍留夏侯淵在漢中，派張郃幫助他。張郃便進犯巴中。儻使巴中失守，西川和荊州的交通，豈不被曹操截斷？幸得張飛把張郃打敗，退回漢中。建安二十二年，魯肅死了，孫權派呂蒙繼任。呂蒙的性質，是和周瑜相像的。他主張派一枝兵駐紮江陵，一枝兵進駐白帝，再派一枝兵沿江游弋，作為應援，而自己則進據襄陽。如此，自然非奪取荊州不可。孫權又和他商量：到底是奪取



荆州的好，還是奪取徐州的好？他說：「徐州不難奪取，但其地係平原，利於馬隊，非用七八萬兵不能守，不如奪取荆州，全據長江，在軍隊的長技上，是利於南而不利於北的。」孫權很以為然。於是孫權一方面奪取荆州的計畫已定，只是待時而動，而劉備一方面卻沒有知道。建安二十三年，劉備聽了法正的話，進兵漢中。曹操也親自西征，到了長安。二十四年，劉備在沔縣東南的定軍山，把夏侯淵擊斬。曹操親自進兵，劉備收兵守住險要，始終不和他交鋒。曹操無可如何，五月裏，只得退兵。於是劉備又據有漢中，非常得意了。然而荆州方面，卻就要有失意之事。原來這時候，曹操方面，在荆州和關羽相持的是曹仁，屯兵樊城。建安二十三年十月，南陽守將侯音叛降關羽，曹仁回兵將他攻圍，到二十四年正月裏，把南陽攻破，侯音殺掉了，而關羽亦於這一年進兵攻圍樊城。七月裏，曹操派于禁去助曹仁。八月，漢江水漲，于禁為關羽所禽。這時候，曹操一方面兵勢頗為喫緊，大約因一部分兵還在關中，再調救兵，倉猝不易齊集，而且不免騷擾之故。我們試看當時曹操再派去救曹仁的徐晃，就是從關中調出來的，可知此時北方無釁可乘，那裏就能實行諸葛亮隆中之對，荆益兩州同時並舉？劉備使關羽出兵，大概意思還是重在關中方面，使他牽制曹操的兵力的。曹操的兵既已從漢中退出，進兵的目的可謂業已達到，即使曹操方面不再多派救兵來，孫權方面不因此而議其後，而頓兵堅城之下，也是兵家所忌，所以關羽這時候，究竟應該退兵？還是該決意攻取樊城？也是要斟酌的，而關羽執意不回，且因孫權方面更換守將，而把後方的兵調赴前線，



就不能不說他勇敢有餘，謹慎不足了。孫權一方面，既然決意奪取荊州，這時候自然是一個好機會。於是呂蒙密啓孫權，說關羽還留著好些兵在後方，大約是防我的。我時常多病，請詐稱有病，回建業調養，等他放心些，好把後方的兵調赴前敵。孫權應允了他，呂蒙就回見孫權，保舉陸遜，「意思深長，才堪負重，而未有遠名，非羽所忌。」請用他做自己的後任。孫權也聽了他。陸遜到任之後，寫了一封信給關羽，辭氣之間極其謙下。關羽果然放下了心，把後方的兵逐漸調赴前線。孫權乃親自西行，派呂蒙做前鋒，去襲取荊州。呂蒙到了九江，把精兵都伏在船裏，裝作商船的樣子西上。走過江邊關羽設有斥候隊的地方，都把他細捉了。所以孫權的兵西上，荊州不能早得消息。然而儻使關羽的後方沒人叛變，總還有些抵抗力的。而守江陵的糜芳，守公安的士仁，又都和關羽不和，聽見孫權的兵來，都投降了。於是關羽只得退兵。呂蒙既進江陵，約束軍士，絲毫不得侵犯人民。對於跟隨關羽出征的人的家屬，尤其保護得周到。關羽的軍心，就因此而亂，逐漸散去。關羽走到當陽東南的麥城，孫權派人去招降他，關羽詐稱投降，帶著十幾個人逃走，被孫權伏兵所殺。關羽這個人，本領是有些本領的，我們不能因他失敗而看輕他。何以見得他有本領呢？（一）者，你留心把三國志看，自劉備用兵以來，不分兵則已，儻使分兵，總是自己帶一枝，關羽帶一枝的，可見他有獨當一面的才略。（二）則劉備從樊城逃向江陵時，是使關羽另帶一枝水軍到江陵去的，後來和劉備在夏口相會。北方人是不善水戰的，赤壁之戰，曹操尙以此致敗，而關羽一到荊州就能帶



水軍，亦可見其確有本領。至其在下邳投降曹操後，曹操待他甚厚，而他還是不忘故主；卻又不肯孤負曹操的厚意，一定要立些軍功，報答了曹操然後去；也確有封建時代武士的氣概。後人崇拜他固然過分，我們也不能把他一筆抹殺了的。可是他的久圍樊城，在軍路上終不能無遺憾；而三國志說他「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，糜芳、士仁之叛，未必不由於此，也是他的一個弱點。

關羽的敗，是劉備方面的一個致命傷。因為失去荊州，就只賸得從益州攻關中的一路，而沒有從荊州向南陽攻洛陽的一路了。從漢中向關中，道路是艱難的；魏國防守之力，亦得以專於一面；後來諸葛亮的屢出而無成，未必不由於此。所以說這是劉備方面的致命傷。這件事情，如其就事論事，關羽的剛愎而貪功，似應負其全責。如其通觀前後，則劉備的急於并吞劉璋，實在是失敗的遠因。儻使劉備老實一些，竟替劉璋出一把力，北攻張魯，這是易如反掌可以攻下的。張魯既下，而馬超、韓遂等還未全敗，彼此聯合，以擾關中，曹操倒難於對付了。劉備心計太工，不肯北攻張魯，而要反噬劉璋，以至替曹操騰出了平定關中和涼州的時間，而且仍給以削平張魯的機會。後來雖因曹操方面實力亦不充足，仍能進取漢中，然本可聯合涼州諸將共擾關中的，卻變做獨當大敵。於是不得不令關羽出兵以為牽制，而荊州喪失的禍根，就潛伏於此了。不但如此，劉備猊亭之敗，其禍機實亦潛伏於此時。為什麼呢？伐吳之役，演義上說劉備和關羽、張飛是結義兄弟，他的出兵，是要替義弟報讎，這固然是笑話，讀史的人說他是忿兵，也未必是真相的。因為能做一番事業



的人，意志必較堅定，理智必較細密，斷不會輕易動於感情。況且感情必是動於當時的，時間稍久，感情就漸漸衰退，理智就漸漸清醒了。關羽敗於建安二十四年，劉備的征吳，是在章武元年七月，章武元年就是建安二十六年，距離關羽的失敗已經一年半了，還有輕動於感情之理麼？然則劉備到底爲什麼要去征吳呢？我說：這個理由，是和呂蒙不主張取徐州而主張取荊州一樣的。大約自揣兵力，取中原不足，而取荊州則自以爲有餘。當時趙雲勸他，說國賊是曹丕，不是孫權，伐吳之後，兵連禍結，必非一時能解，就沒有餘力再圖北方了。這句話，劉備是不以爲然的，所以不肯聽他。而他的不以爲然，並不是甘心兵連禍結，和吳人曠日持久，而是自以爲厚集其力，可一舉而奪取荊州。殊不知吳蜀的兵力，本在伯仲之間，荊州既失，斷無如此容易恢復之理。曠日持久，就轉招致猇亭的大敗了。然其禍根，亦因急於要取益州，以致對於荊州不能兼顧之故。所以心計過工，有時也會成爲失敗的原因的，真個閱歷多的人，倒覺得凡事還是少用機謀，依著正義而行的好了。

① 在湖北襄陽縣西，據說是諸葛亮隱居之處。

② 孫靜的兒子。孫靜是孫堅最小的兄弟。

③ 現在的陸溪口，在湖北嘉魚縣西南。

④ 今四川綿陽縣。

⑤ 在四川昭化縣西北。

⑥ 在昭化縣東南。



⑦ 在四川奉節縣東北。

⑧ 今四川廣漢縣。

⑨ 漢朝的巴郡，治今四川江北縣。劉璋分置巴東、巴西兩郡，巴東治今奉節縣，巴西治今閬中縣。

⑩ 三國志孫權、呂蒙傳和楊戲、季漢輔臣贊都止作士仁，惟關羽傳作傅士仁，傅怕是衍字。





## 十三 替魏武帝辨誣

我現在，要替一位絕代的英雄辨誣了，這英雄是誰？便是魏武帝。

現在舉世都說魏武帝是奸臣，這話不知從何而來？固然，這是受演義的影響，然而演義亦必有所本。演義的前身是說書，說書的人是不會有什麼特別的見解的，總不過迎合社會的心理；而且一種見解，不是和大多數人的心理相合，也決不會流行到如此之廣的；所以對於魏武帝的不正常的批評，我們只能認爲社會的程度低下，不足以認識英雄。

魏武帝的爲人，到底是怎樣的呢？這只要看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日他所發的令，便可知道。這一道令，是載在魏武故事上面，而見於現在的三國志注裏的。他的大要如左：

魏武帝是二十歲被舉爲孝廉的。他說：「我在這時候，因爲我本不是什麼有名聲的人，怕給當世的人看輕了，所以希望做一個好郡守。」的確，他後來做濟南相，是很有政績的，但因得罪了宦官，又被豪強所怨恨，怕因此招致一家禍，就託病辭職了。

辭職的時候，他年約三十歲。他說：「和我同舉孝廉的人，有年已五十的，看來也不算老，我就再等二十年，也不過和他一樣，又何妨暫時隱居呢？」於是他就回到他的本鄉譙縣，在城東



五十里，造了一所精舍，●想要秋夏讀書，冬春射獵，以待時之清。這可見得他的志趣，很為高尚，並不是什麼熱中於富貴利達的人；而他在隱居之時，還注意於文武兼修，又可見得他是個有志之士。

後來他被徵為都尉，又升遷做典軍校尉，這是武職了。他說：「我在這時候，又希望替國家立功，將來在墓道上立一塊碑，題為漢征西將軍曹侯之墓。」

不想朝政昏亂，並不能給他以立功的機會，而且還釀成了董卓之亂。他在這時候，就興起義兵，去討伐董卓。他說：「我要合兵，是能夠多得的，然而我不願意多，因為怕兵多意盛，和強敵爭衡，反而成爲禍始。所以和董卓打仗時，兵不過數千；後來到揚州募兵，也以三千爲限。」

後來在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，這是他生平做大事業之始。他又敘述他破平袁術、袁紹、劉表的經過，說「設使國家無有孤，不知當幾人稱帝？幾人稱王？」這句話，我們也不能不承認他是實話。

下文，他就說：「人家見我兵勢強盛，又向來不信天命，●或者疑心我有篡漢的意思，這是我耿耿於心的。從前齊桓公、晉文公所以爲後人所稱道，就因爲他兵勢強盛，還能夠事奉周朝之故。周文王有了天下三分之二，還能夠事奉殷朝，孔子稱他爲至德，我難道不想學他麼？」他又引兩段故事：一段是戰國時的樂毅。當戰國時，燕國會爲齊國所滅，後來總算復國。這時候的



燕王諡法喚做昭王。他立意要報讎，任用樂毅，打破了齊國，攻下了七十多座城池。齊國只賸得兩個城，眼見得滅亡在即了。樂毅因爲要齊國人心服，不肯急攻。不想燕昭王死了，他的兒子燕惠王卽位，素來和樂毅不睦，便派人去替代他。這時候，樂毅如回到燕國去，是必然要受禍的。樂毅就逃到趙國。樂毅去後，軍心忿怒，齊國的名將田單，就趁此將燕兵打敗，把齊國恢復過來了。後來趙王要和樂毅謀算燕國，樂毅伏在地上，垂著眼淚道：「我事奉燕昭王，和事奉大王是一樣的。我如其在趙國得罪，逃到別國去，我是終身不敢謀算趙國的奴隸的，何況燕昭王的子孫呢？」又一件是秦朝蒙恬的故事。蒙恬的祖父，喚做蒙驁，父親喚做蒙武，都是秦國的軍官。蒙恬是替秦始皇造長城，帶著兵，在現在陝西的北部防匈奴的。秦始皇死後，兒子二世皇帝卽位，要殺掉蒙恬。蒙恬說：「從我的祖父到我，在秦朝算做可以信託的臣子三代了。我現在帶兵三十多萬，論起我的勢力來，是足以造反的。然而我寧死而不肯造反，那一者是不敢羞辱了祖父，兩者也是不敢忘掉前代的皇帝啊！」蒙恬就自殺了。魏武帝引此兩段故事，說：「我每讀到這兩種書，未嘗不愴然流涕。從我的祖以至於我，受漢朝皇帝的信任三代了，再加上我的兒子，就不止三代了，我何忍篡漢呢？」我這些話，不但對諸位說，還對我的妻妾說。我又對他們說：我死之後，你們都該再嫁，想他們傳述我的心事，使人家都知道。雖然如此，要我放下兵權，回到武平國去，卻卻是勢所不能的。一者怕離了兵權，被人謀害，要替自己的子孫打算；再者，我如其失敗，國



家也有危險的，所以我不能慕虛名而受實禍。從前朝廷封我三個兒子做侯，我都力辭不受，現在倒又想受了。並不是還要以此爲榮，不過要自己的兒子多建立幾個國家在外，爲萬安之計罷了。」

令文所說，大略是這樣。西洋的學者說：「政治不是最好的事情。」因爲政治本來是社會上有了矛盾然後才有的，所以政治家所對付的，全是些貪婪、強橫、狡詐的人，毫無手段是不行的。一個大政治家往往是一時代大局安危之所繫。因爲政治總是把這一種勢力去壓服那一種勢力的，這雖然不必是戰爭，其性質實和戰爭無異。政治上的首領，就和軍中的主將一般，失掉了他，陳容是會散亂，甚而至於要崩潰的。所以一個政治上的首領，往往是敵方危害的對象。魏武帝說：「我失敗了，國家也要有危險。」這句話，是不能不承認其有真實性的。有人說：既然如此，所謂政治，總不過是把這一種勢力去壓服那一種勢力罷了，和不參加政治鬥爭的人，根本沒有關係，又何必去幫這一方面壓那一方面呢？殊不知政治的鬥爭雖非人人所能直接參加，政治的好壞是人人要受其影響的，並不能置諸不管。而各個人，只要能明於政治的好壞，也並不要丟掉自己的事情去做政治工作，只要站在自己的本位上，對於當時的政治家，或者幫助，或者制裁，就很可以決定他們的勝負了。因爲政治看似另一件事情，實在是用社會的力量做基礎，而多數人合計起來，其力量是非常偉大的。政治固然是兩個階級的鬥爭，然在一定時期內，總必有一個階級，是代表國利



民福的，我們於此，就不可漫無別白了。政治上的鬥爭，既然和軍隊作戰一般，則不但對於敵黨的手段，有時是不得不然，即對於本黨，亦是如此，因為要整頓陣容，就不能不把有害於團結的人除去，這正和軍隊裏要講軍紀一樣。所以政治家的功罪，只能問其根本上的主義如何，並不能摭拾著這一件事，或那一件事，用簡單淺短的眼光去評論。譬如魏武帝的殺伏皇后，就是一個例子。這件事，在建安十九年，據三國志說，是伏皇后曾寫信給他的父親伏完，說漢獻帝因董承被殺，怨恨魏武帝，話說得很醜惡，這時候，這封信發覺了，所以魏武帝把伏皇后殺掉。這句話很有可疑。凡做一番大事業的人，總是有人說好，有人說壞的，根本上沒法子使個個人都說好，所以做大事業的人，總是把毀譽置諸度外的。魏武帝難道是怕人家謗毀的人？要是有一封信說他的壞話，就要發怒而殺人，那他生平，不知道要殺掉多少人才够？所以當時的伏皇后，必是另有什麼政治上的陰謀的，斷不會因一封信罵魏武帝而被殺。至於說漢獻帝因董承被殺而怨恨魏武帝，則董承並不是公忠可靠的人，我在第九節裏，業經說過了。三國志注引曹瞞傳說：魏武帝派華歆帶兵進宮去收捕伏皇后。皇后關了門，躲在牆壁裏。華歆打壞了門，把牆壁也毀掉，將皇后牽了出來。這時候，獻帝正和御史大夫郗慮同坐。皇后走過他的面前，握著他的手道：「你不能救活我了麼？」獻帝說：「我的性命，亦不知道在什麼時候。」又對郗慮說：「郗公！天下有這樣的事麼？」這些話，一望而知其是附會之談，做後漢書的人，卻把他采入伏皇后本紀裏。於是後來的人，以為他見在正史



上，一定是可靠的，編纂歷史的人，也都採取他，就成爲衆所共信的事了。曹瞞傳又說：伏完和他的宗族，死的有好幾百個人。其實伏完是死在建安十四年的，離這時候已有五年了。卽此一端，亦見得曹瞞傳的不足信。所以我說伏皇后的被殺，是一定另有政治上的陰謀的，不過其真相不傳於後罷了。假定伏皇后的被殺，是別有陰謀，則魏武帝一身，既然關係大局的安危，自不得不爲大局之故而將他撲滅。這正和帶兵的不能因軍中有一羣人反對他而卽去職，或自殺，置軍隊的安危於不顧一樣。老實說：立君本來是爲民的。如其本來的君主，因種種原因不能保護國家和人民，而另有一個能够如此，則廢掉他而自立，原不算錯，而且是合理的，因爲這正是合於大多數人的幸福的呀！然而魏武帝當日，還始終不肯廢漢自立，這又可見得他濡染於封建時代的道德很深，他對於漢朝，已經是過當的了。

後人誣枉魏武帝要篡漢的，是因爲下列這幾件不正確的記載。其（一）三國志荀彧傳說：建安十七年，董昭等說魏武帝應該進爵爲公，把這件事情和荀彧商量，荀彧說：「魏武帝本來是興起義兵，以匡輔漢朝的，不宜如此。」魏武帝因此心不能平，荀彧就憂愁而死。荀彧死的明年，就是建安十八年，魏武帝就進爵爲魏公了。這話也明是附會。魏武帝真要篡漢，怕荀彧什麼？況且進爵爲魏公，和篡漢有什麼關係？他後來不還進爵爲魏王麼？其（二）是建安二十四年，孫權要襲取荊州，三國志注引魏略說：他上書稱臣，而且稱說天命，說魏武帝該做皇帝。魏武帝把信給大家看，說



「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？」踞是放肆的行爲。魏武帝比孫權，自然輩行在先，所以稱他爲是兒，就是說這個小孩子。爐火上是危險之處。他說：「這個小孩子，要使得我放肆了而住在危險之處，這明明是不肯做皇帝的意思。」三國志注又引魏氏春秋說：夏侯惇對魏武帝說：「從古以來，能够爲民除害，爲人民所歸向的，就是人民之主。您的功勞和德行都很大，該做皇帝，又有什麼疑心呢？」魏武帝說：「若天命在吾，吾爲周文王矣。」這正和他建安十五年的令引齊桓公、晉文公、周文王來比喻自己是一樣，正見得他不肯篡漢。後來讀史的人，反說他是開示他的兒子，使他篡漢，豈非夢囈？篡漢本來算不得什麼罪名，前文業經說過了。然而始終執守臣節，不肯篡漢，卻不能不說是一種道德。因爲不論那一種社會，總有一種道德條件，規定了各人所當守的分位的。這種條件合理與否，是一件事，人能遵守這條條件與否，又是一件事。不論道德條件如何陳舊，如何不合理，遵守他的人，總是富於社會性的。所以遵守舊道德條件的人，我們只能說他知識不足，不能說他這個人不好。因爲道德的本質，總是一樣的呀！魏武帝的不肯有失臣節，我們看他己亥令之所言，勤勤懇懇，至於如此，就可見得他社會性的深厚了。

魏武帝的己亥令，還有可注意的兩端：其（一）是他怕兵多意盛，不敢多招兵，這正和後世的軍閥務求擴充軍隊，以增長自己權力的相反。分裂時代的爭鬥，其禍源都是如此造成的。其（二）他老老實實說：我現在不能離開兵權，怕因此而受禍，不得不爲子孫之計。又老老實實承認：想使



三個兒子受封以爲外援這是歷來的英雄從沒有如此坦白的。天下惟心地光明的人，說話能够坦白。遮遮掩掩，修飾得自己一無弊病的人，他的話就不可盡信了。現代的大人物，做自傳的多了，我們正該用這種眼光去判別他。三國志郭嘉傳說：嘉死之後，魏武帝去弔喪，異常哀痛。對荀攸等說：「你們諸位的年紀，都和我差不多，只有郭奉孝最小。我想天下平定之後，把事情交託給他，想不到他中年就死了。這真是命呀！」可見得他的本意，在於功成身退，後來不得抽身，實非初意，至於說他想做皇帝，或者想他的兒子做皇帝，那更是子虛烏有之談了。人生在世，除掉極庸碌之輩，總有一個志願。志願而做到，就是成功，就是快樂。志願而做不到，看似失敗，然而自己的心力，業經盡了，也覺得無所愧怍，這也是快樂。志願是各人不同的，似乎很難比較。然而其人物愈大，則其志願愈大，其志願愈大，則其爲人的成分愈多，而自爲的成分愈少，則是一定不移的。那有蓋世英雄，他的志願，只爲自己爲子孫的道理？說這種話的人，正見得他自己是個小人，所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了。

封建時代，是有其黑暗面，也有其光明面的。其光明面安在呢？公忠體國的文臣，捨死忘生的武士，就是其代表。這兩種美德，魏武帝和諸葛武侯，都是全備了的。他們都是文武全才。兩漢之世，正是封建主義的尾聲，得這兩位大人物以結束封建時代，真是封建時代的光榮了。

①精舍是比較講究的屋子。漢時讀書的人，往往是住在精舍裏的。



③這是說做皇帝全憑本領、勢力。

④魏武帝的妻，自然不會再嫁的，下文的話，實在是專對妾說的；不過一個字有時候不能成功一個詞，就往往連用一個不相干的字。這一個字的意義，是當他沒有的，不過取這一個音，以足成語調罷了。這一個例子，在古書中很多，古人謂之「足句」；足字也寫做挾字。如易經上「潤之以風雨」，雨可以潤物，風是只會使物乾燥的，這風字就等於有音而無義。就是其一個例子。

⑤武平是漢朝的縣，就是現在河南的鹿邑縣。





## 十四 從曹操到司馬懿

在晉朝五胡亂華的時候，有一個胡人，喚做石勒，據歷史上記載他有這樣一段事情。有一次，他喝酒喝的醉了，對一個人喚做徐光的說道：「我可同前代那一位開基的皇帝相比？」徐光恭維他道：「你比漢高祖、魏武帝都強。只有古代的軒轅皇帝，可以和你相比。」石勒笑道：「人豈不自知？你的話過分了。我如其遇見漢高祖，要北面而事之，和韓信、彭越爭先。如其遇見後漢光武帝，該和他並驅中原，未知鹿死誰手？大丈夫行事，當磊磊落落，如日月皎然，終不能如曹孟德、司馬仲達父子，欺他孤兒寡婦，狐媚以取天下也。」這一段話，是否真實，還未可知，就算是他說，也不過是酒後狂言，毫無價值。後來讀史的人，卻把他看作名言，有許多人喜歡引用，因此就有許多人把魏武帝和司馬懿，看做一流人物，這真是笑話了，魏武帝何嘗有欺人孤兒寡婦之事來？

從魏武帝到司馬懿可以說是中國的政局，亦可以說是中國的社會風氣一個升降之會。從此以後，封建的道德，就漸滅以盡，只賸些狡詐凶橫的武人得勢了。

魏武帝死的一年，他的兒子魏文帝，就篡漢自立了。明年，劉備也在四川自稱皇帝。這時候，只有孫權還稱爲吳王，到魏文帝篡漢後的十年，纔自稱皇帝，然而在實際上，東吳亦是久經獨立的



了，天下就分做三國。

翻開讀史地圖看起來，東吳的地方，也並不算小。他有現今江蘇、安徽、湖北三省沿江的地方，又有湖南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、廣東、廣西各省，較之曹魏盡有黃河流域，和湖北、安徽、江蘇的漢淮二水流域的，並差不了許多。但是當時南方開化的程度，還不及北方，人力財力都非北方之比，面積雖相差不多，實力卻差得遠了。至於蜀漢，只有今四川、雲南、貴州三省，其中又只有四川是個天府之國，戶口比較衆多，財力比較雄厚，就更相差得遠了。

魏朝據有這樣好的地盤，論理吳蜀二國，應該兢兢自守，還不容易。然而三國時代，也延長到六十年之久。這一因吳有長江之險，蜀係山嶺之區，北方的人，不善水戰，要攻入山嶺之區，也不容易；一亦因魏國的內部還有問題。

魏文帝篡漢後七年而死。他的兒子曹叡即位，這便是魏明帝。魏明帝是很荒淫奢侈的，魏朝的基業就壞在他手裏。他在位共十三年。死的時候，魏朝開國剛剛是二十年。魏朝的政局就在這時候起了一個變化。又經過十年，而政權全入於司馬懿之手，離魏朝的篡漢，剛好是三十年。

當曹操做魏王的時候，設立了一個祕書令。魏文帝篡位之後，將祕書改稱中書，設置了監、令兩個官，用劉放做中書監，孫資做中書令。在文帝、明帝之世，足足做了二十年。這是幫助皇帝處理一切文書的官，地位很重要的。自然他們兩個人都有相當的權力。人的脾氣，有了權力總是不肯



輕易放棄的。魏明帝雖繼承文帝，任用劉放、孫資，又另有幾隻小耳朵，像秦朗等一班人都是明帝病重了，有權的人各想樹立自己的黨羽。明帝有兩個兒子：大的封爲齊王，喚做芳，小的封爲秦王，喚做詢。據三國志說，這兩個都是明帝的養子，其真相究竟如何，我們也無從知道了。明帝病危時，齊王立爲皇太子。還只有八歲，自然不會管事的，秦朗便保舉魏武帝的兒子燕王宇輔政。劉放、孫資卻保舉了曹爽和司馬懿。曹爽是曹真的兒子，曹真是魏武帝族中的姪輩，曹爽便是魏武帝同族的姪孫兒了。司馬懿本是文官，在明帝手裏才漸漸的帶起兵來。此時他正削平了遼東回來。明帝病危時，自己做不得主，據說是劉放、孫資兩個人強挾著他發命令的，把燕王、秦朗等都免官，而用曹爽和司馬懿輔政。

燕王是個無用的人，罷免之後，也就完了。此後十年之中，就變做曹爽和司馬懿的爭奪。其初政權在曹爽手裏。司馬懿本來是太尉，曹爽等卻把他轉作太傅，表面上是尊重他，算他皇帝的師傅，實際上卻奪掉他的兵權。司馬懿便詐病，睡在家裏不出來。到齊王即位後十年，曹爽跟隨著他出去謁陵，司馬懿卻突然起來，運動了京城裏的軍隊，把城門關起來，要免掉曹爽的官，勒令他以侯還第。大司農桓範，是曹爽的一黨，便詐傳大后的命令，賺開了城門，逃到曹爽處。魏朝是建都在洛陽的，桓範勸曹爽把齊王搬到許昌，調外面的兵來，和司馬懿作戰。大司農是當時管財政的官，所以桓範說：「大司農的印在我手裏，糧餉是沒有問題的。」曹爽卻不肯聽，接受了司馬懿的條



件，免官還第。司馬懿卻說黃門張當，曾將選擇的才人，給與曹爽，怕他還有別種情弊，便將張當捉來拷問。張當承認了和曹爽圖謀造反。於是把曹爽、桓範、張當和曹爽的許多黨羽都殺掉。這一件事情的真相，我們現在無從知之。所可猜測的，則司馬懿臥病十年，忽然而起，京城裏的軍隊，就會聽他調度，可見他平時必和軍隊豫有勾結。曹爽在名義上是大將軍，軍隊都應服從他的命令；他的兄弟曹羲是中領軍，曹訓是武衛將軍，亦都是兵權在手的人；一旦有事，軍隊反而都爲敵人所用，他們的爲人，就可想而知了。然而曹爽所用的，都是當時的名士。據三國志零頭碎角的材料看起來，他們是頗有意於改良政事，釐定制度的，實可稱之爲文治派。文治派對於軍隊，自然不如武人接近的，要利用軍隊，自亦不如武人的靈活。曹爽和司馬懿成敗的關鍵，大概在此。從此以後，魏朝就文治派沒落，只賸武人得勢了。

在魏明帝時候，司馬懿就帶了軍隊，在關中方面和諸葛亮作戰的，所以西方的軍隊，對他沒有問題。東方的軍隊，就不服他了。齊王十二年，都督揚州諸軍事王凌陰謀反對他，事機不密，爲司馬懿所知，出其不意的去攻擊他。王凌措手不及，只得出迎。司馬懿把他送回洛陽，王凌在路上服毒自殺。這一年，司馬懿死了，他的兒子司馬師繼居其任。到齊王的十五年，中書令李豐，皇后的父親張緝，又密謀廢掉司馬師，用曹爽的姑表弟兄夏侯玄代他。又因事機洩漏，都給司馬師所殺。司馬師就廢掉齊王，而立了魏文帝的曾孫高貴鄉公髦。明年，揚州都督毌丘儉、揚州刺史文欽起兵



聲討司馬師。司馬師自發大兵，和他相持。因兵力不敵，毋丘儉敗逃，死在路上，文欽逃到吳國。這一次戰事初起，司馬師新割了眼上的一個瘤，創痛正甚，因為關係重大，不得已勉強自己帶兵出去。戰勝之後，回到許昌就死了。他的兄弟司馬昭繼居其位。再過了兩年，揚州刺史諸葛誕又起兵討伐司馬昭。這一次，諸葛誕知道司馬昭的兵力是不容易力戰取勝的，所以連結東吳，取著一個守勢。東吳發了兵和文欽一起去幫助他，又另行發兵以為救應。攻者不足，守者有餘。況且還有了外援，儻使不能撲滅他，倒也是一個大患。司馬昭乃又費了極大的兵力，把他圍困起來。又分兵堵住吳國的救兵。靠著兵力的雄厚，居然把諸葛誕和文欽又打平。從此以後，魏國的武人，就再沒有人能和司馬氏反對了。五年之後，高貴鄉公自己帶著手下的衛兵去攻擊司馬昭。那自然是以卵擊石，萬無徼幸之理。其結果，高貴鄉公給司馬昭手下一個人喚做成濟的刺死。司馬昭另立了燕王宇的兒子陳留王奐，自然是有名無實的了。於是司馬昭要想篡位，當然先要立些功勞，蜀漢就因此滅亡。然而司馬昭也沒來得及做皇帝，篡位自立，是他兒子司馬炎就是晉武帝手裏的事了。

晉書宣帝紀說：晉朝的明帝，曾經問王導：晉朝是怎樣得天下的。王導乃歷述司馬懿的事，和司馬昭弑高貴鄉公之事。明帝羞得把臉伏在牀上道：「照你的話，晉朝的基業那得長久？」可見司馬懿的深謀秘計，還有許多後來人不知道的，王導離魏末時代近，所以所知的較多了。而



且他很爲暴虐，他的政敵被殺的，都是夷及三族，連已經出嫁的女兒，亦不得免。所以做晉書的人，也說他猜忌殘忍。他一生用盡了深刻的心計，暴虐的手段，全是爲一個人的地位起見，絲毫沒有魏武帝那種匡扶漢室、平定天下的意思了。封建時代的道德，是公忠，是正直，是勇敢，是犧牲一己以利天下，司馬懿卻件件和他相反。他的兒子司馬師、司馬昭，也都是這一路人。這一種人成功，封建時代的道德就澌滅以盡了。然而專靠鬥力，究竟是不行的。互相爭鬥的結果，到底是運用陰謀的人易於得勝。所以封建主義的腐敗和衰亡，也可以說是封建主義本身的弱點。

● 俗語，謂暗中使人偵察他人，或愛聽他人的這類報告。

● 皇帝的妾的稱號。

● 宣帝卽司馬懿。



## 十五 替魏延辨誣

三國的史事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本來用不著我來講。我現在所要講的，只是向來大家弄錯之處，我想要來矯正矯正而已。既然如此，我就還要想替一個人辯誣，那就是魏延。

魏延本來是以部曲隨先主入蜀的。●因屢有戰功，升遷到牙門將軍。先主既得漢中之後，還治成都，要拔擢出一個人來鎮守漢中，當時大家都以為要用張飛，張飛也以此自許，而先主竟破格擢用了魏延。關羽、張飛是先主手下資格最老的兩員猛將，當時敵國的人亦都稱他為萬人敵的。先主從起兵以來，不分兵則已，要分兵，關羽總是獨當一面的，第十二回中業經講過了。此時關羽正在鎮守荊州，再要找一個獨當一面的人，以資格論，自然是張飛了。再次之則趙雲，隨先主亦頗久。爭漢中之時，趙雲亦頗有戰功，先主稱他「一身都是膽」的。然而這時候要鎮守漢中，先主卻破格擢用了魏延，這就可見得魏延的才略。關羽、張飛都是長於戰鬥的。關羽攻曹仁，雖然終於失敗，乃因受了孫曹兩面的夾攻，而又外無救援之故。當時那種凌厲無前的氣概，使曹操方面十分喫緊，那也不是容易的罷？當曹操平張魯之後，張郃的兵，業已攻入巴中，使巴中而竟為曹兵所占據，強敵即逼近西川，蜀漢的形勢，此時實亦萬分喫緊，而張飛竟能够把張郃打退，這一場功勞，



也不能算小罷。然則在當時，關羽、張飛所以威名播於敵國，易世之後，還有人稱道弗衰，也不是偶然的。然而先主對於鎮守漢中之任，竟不用張飛而用魏延，則魏延的將略，似乎還在關張之上。大概關張的將才，是偏於戰鬥，而魏延則要長於謀略些罷。然則鎮守荆州的假使是魏延，或者不如關羽之以過剛而折，而半個荊州，也就不至於失陷了。這雖然是揣測之辭，似乎也有可能。

魏延的謀略，從一件事情上可以見得。據三國志注引魏略說：諸葛亮出兵伐魏時，和手下的人謀議。魏延獻計說：「魏國的安西將軍關中都督夏侯楙，是曹操的小女婿，既無智謀，又無勇氣。你只要給我精兵五千，直指長安，他聽得我去，一定要逃走的。他走後，長安就只賸些文官了。魏國東方的救兵要合攏來，還得二十多日，你的大兵也好到了。如此則咸陽以西一舉可定了。」案諸葛亮第一次伐魏，在魏明帝太和二年。這一次，魏國見蜀國久不出兵，以為他無力北伐，毫無豫備。所以諸葛亮出兵，甚為得手。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，都望風迎降。只因馬謖失機，以致前功盡棄。以後出兵，雖然累戰克捷，然魏國亦已有了豫備，要大得志就難了。以太和二年這一役，亦是魏蜀強弱的一個關鍵。據三國志夏侯惇傳注引魏略，夏侯楙免去安西將軍關中都督之職，就是在這一年的。然則魏延的獻計，亦就是這一年的事。儻使諸葛亮採用魏延之計，則魏延做了先鋒。馬謖亦是奇才，我們不能以成敗論人，但謀略雖好，戰鬥的經驗或者要缺乏些，所以不免有失。用魏延則無此弊，然則使諸葛亮採用魏延之計，看似冒險，或者轉無馬謖的失著，亦未可知。所以諸葛亮



不用魏延之計，實在是可惜的，而魏延的將略，亦就因此可見了。

然諸葛亮雖不用魏延之計，而其軍隊精練，一切都依著法度，亦自有其不可及之處。他第一次雖然失敗，以後又屢次出兵。魏朝嘗派司馬懿去抵禦他。司馬懿的用兵，亦有相當能力。他生平除掉和諸葛亮對壘之外，也總是勝利的。獨至對於諸葛亮，則僅僅乎足以自守。這句話，是見在三國志諸葛亮傳注所引吳人張鑑所著的默記裏面。第三國人的話，比較要公平些。於此可見三國志裏載諸葛亮伐魏之事，總不勝利；晉書本紀裏更說他每戰輒敗；只因三國志爲晉人所著，晉書所根據的，也是晉朝人的史料，不足憑信罷了。諸葛亮每次出兵，都因糧運不繼，不能持久，乃製造了木牛流馬以運糧，又分兵屯田，爲久駐之計。蜀漢後主的十一年，卽魏明帝的八年，他屯田的兵，已經雜居渭水沿岸，逼近長安了。不幸患病身死，從此以後，蜀漢就更無力進取中原了。這固然不僅是軍事一方面的問題，然而當時蜀漢的軍隊，起了內訌，以致魏延身死，亦不能說不是一個損失。

據三國志說：諸葛亮病危的時候，和楊儀、費禕、姜維三個人密定了退兵的計畫。這一次出兵，魏延本來是先鋒，這時候卻將他改作斷後，而令姜維次之。魏延如不聽命令，大軍就逕行開拔。諸葛亮死後，楊儀祕不發喪，派費禕去探問魏延的意思。魏延說：「丞相雖死，我自活著在這裏。相府裏親近的人和官屬，自可將護他的棺柩回去安葬，我自當帶兵擊賊。如何因一個人死，廢掉天下



的大事呢？況且魏延是什麼人，要聽楊儀的命令，替他做斷後將，就和費禕同擬一個計畫，那一部分的兵該退回去，那一部分的兵該留下來，要費禕和他連名，把這命令傳給各將領。費禕騙他道：「楊儀是文官，不會部署軍事，他決不會違反你的意思的，不如讓我回去，再和他商量商量。」就騎著馬快跑而去。費禕去後，魏延懊悔不該放他，再派人去追，已經來不及了。魏延派人去探看，楊儀等已經整軍待發，打算把魏延一枝兵留下來。魏延大怒，趁他們沒有動兵，便帶兵先發。楊儀等亦伐木開路，晝夜兼程，緊跟在他的後面。魏延的兵先到，據住了南谷口，派兵去攻擊楊儀。楊儀派何平去抵敵。何平罵魏延先發的兵道：「丞相死得沒幾時，你們何敢如此？」魏延的兵知道其曲在延，都不聽他的命令，散掉了。魏延只和他的兒子和還有幾個人逃回漢中去。楊儀派馬岱帶兵去將他追斬了。這一段事情，一看而知其不是實在。據注引魏略說：則諸葛亮病重的時候，是派魏延代理自己的職務，祕喪而歸的。楊儀和魏延素來不睦，就揚言魏延要投降敵國，帶著手下的人去攻魏延。魏延因出其不意，無從抵當，只得帶著兵逃走，就給楊儀追殺了。這話也不是事實。諸葛亮在病危之時，豫定退軍計畫，這一個命令，總是要傳給全軍的，豈有和楊儀、費禕、姜維私相計議，置先鋒軍於不顧之理？這豈像諸葛亮做的事情？若說諸葛亮的職務實係命魏延代理，則全軍都在魏延統率之下，楊儀是文官，手下沒有軍隊的，帶著什麼人去攻魏延？若說運動諸將，同反魏延，怕沒有這樣容易的事？況且據三國志說：當時魏延表奏楊儀造反，楊儀也表奏魏延造反，顯然



成了個兩軍對壘的形勢，並不是從一軍之中突然分裂戰鬥起來的。然魏延是個名將，果使有了準備，派兵去攻楊儀，也斷沒有給何平一罵就罵散了的情理。所以兩種說法都不是事實。這件事情的真相，依我推測，是這樣的：諸葛亮病危時，並沒有能夠豫定退兵的計畫就死了。他死後，楊儀等密定了一個退兵的計畫，怕魏延不聽，派費禕去探問。魏延果然不肯聽他們的部署，要自己另定一個計畫，和費禕連名行下去。費禕哄騙他逃了回來。知道無可疏通，就把他置諸不顧，打算將餘軍徑行開拔。這個消息又被魏延打聽到了，乃趁他們沒有開拔之前，先行開拔，把南谷口據住了。至此，兩軍遂不得不正式交戰。魏延雖然勇猛，然所統率的，只有他的直屬部隊，就是做先鋒軍的，楊儀在諸葛亮幕府裏，全軍都在他調度之下，衆寡不敵，所以魏延就給他打敗了。至於說魏延的軍隊，給何平一罵就罵散了，不曾有劇烈的戰鬥，乃因內訌並非美事，所以又有些諱飾。這件事情的真相，似乎大略是如此。

魏延既然死了，自然得宣布他的罪狀。當時所說的，大約是誣他要謀反降魏。所以三國志裏有這樣的幾句話說「魏延不北降魏而南還，乃是要除殺楊儀等，本意如此，不便背叛」就是替魏延剖辨的。不過古人文辭簡略，沒有把當時誣他的話敘述清楚罷了。假使魏延真要造反，楊儀便有勦滅反叛的大功，回來後豈得不重用？然而不過做一個中軍師，並無實權，諸葛亮的老位置，反給蔣琬奪去了。◎這件事，三國志上說：諸葛亮生時就密表後主，說我若死了，便將後事交給蔣



琬。這也不是實情。諸葛亮的做事，是很積極的。他在生前，似乎並沒有豫料到自己要死。假如他豫料到自己要死，那可先行布置的事情多著呢？以他的地位聲望，一切公開屬付了，也不怕什麼人反對，而且可使身後的事情更形妥帖，何至於密表後主，只保薦了一個蔣琬呢？三國志蔣琬傳說：諸葛亮死後，新喪元帥，遠近危悚，蔣琬處羣僚之右，既無戚容，又無喜色，神色舉動和平時一樣，衆望因此漸服，可見得蔣琬初繼諸葛亮的任時，衆人還不很信服他。假使諸葛亮生前豫行指定他爲自己職務的後繼人，就不至於此了。以諸葛亮的公忠體國，心思細密，豈有想不到這一層之理？蔣琬和楊儀，向來所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，而楊儀的職位和資格，還在蔣琬之上。不過楊儀是鋒鏑畢露的，大家有些怕他，蔣琬卻是個好好先生，人家容易和他和睦，所以諸葛亮的位置就給蔣琬搶去了。楊儀自然不服，口出怨恨之言，以致得罪而死，這事無甚關係，可以不必細述。然使魏延確係造反，楊儀確有誅滅反叛之功，則無論他如何不孚衆望，人家將來要排擠他，當時總是要賞他的，斷不能逕置諸閒散之地，這也可見得魏延並沒造反。

諸葛亮從太和二年以後，是不斷的出兵伐魏的，太和二年，是入三國後的第九年。諸葛亮之死，在入三國後十五年。蜀漢的滅亡，是在入三國後四十四年。所以諸葛亮死後，蜀漢還有二十九年的命運。這二十九年之中，前十二年，總統國事的是蔣琬；中七年是費禕；後十年是姜維。蔣琬、費禕手裏，都不甚出兵伐魏。姜維屢次想大舉，費禕總裁制他，不肯多給他兵馬。費禕死後，姜維做事



才得放手些，然而亦無大功，而自己國裏，反因此而有些疲敝。當時很有反對他的人。後來讀史的人，亦有以蜀之亡歸咎於姜維的用兵的，其實亦不盡然。當時魏蜀二國，國力相去懸殊。滅蜀的一次，據魏國人計算，蜀兵總數共只九萬，分守各地方的，差不多去其一半，而魏國分兵三路，諸葛緒、鄧艾每路三萬，鍾會所帶的兵又有十餘萬，兵力在兩倍以上。所以蜀漢的形勢，是很難支持的。既無退守的餘地，就只得進攻，至少要以攻爲守。諸葛亮的不斷出兵，也是爲此。從魏齊王芳之立，至高貴鄉公的被弑，其間共計二十一年，即係入三國後之第二十一年至第四十一年，正是魏國多事之秋，蜀漢若要北伐，其機會斷在此間，而其機會又是愈早愈妙，因爲愈早則魏國的政局愈不安定。然此中強半的時間，都在蔣琬、費禕秉政之日，到姜維掌握兵權，已經失之太晚了。所以把蜀國的滅亡，歸咎到姜維，實在是冤枉的。倒是蔣琬、費禕，應當負較大的責任。魏延伐魏之志，是比較堅決的。只看諸葛亮死日，他不肯全軍退回，便可知。如其諸葛亮死後，兵權在他手裏，總不會像蔣琬、費禕那樣因循的，雖然成敗不可知。所以魏延的死，總不能不說是蜀漢的一個損失。

●部曲本是軍隊編制的名目。續漢書百官志說：大將軍營分爲五部，部下有曲，曲下有屯。後漢末，有些將校兵士，永遠跟隨著大將，就變做不直屬於國家而屬於這個將，帶些半奴隸的性質。所以部曲的地位是頗低的。

●南安郡在今甘肅隴西縣西北。天水郡在今甘肅通渭縣西南。安定郡在今甘肅鎮遠縣南。

●諸葛亮是丞相，蔣琬的資格，是不够做丞相的，但以錄尚書事而兼益州刺史，其實權就和諸葛亮無大異。



## 十六 姜維和鍾會

魏武帝亡歿了，繼之而得志的，卻是司馬氏父子。忠君愛民的心地，光明磊落的行爲，全都看不見了，所賸下的，只是些自私自利的心地，狡詐刻毒的行爲，幾千年來，封建社會的道德，真個就此完了麼？不，任何一種社會現象，都沒有突然而興，也沒有突然而絕的。雖然在其衰敗垂絕之時，也總還有一兩個人，出而爲神龍掉尾的奮鬥。這正和日落時的餘暉一般，流連光景的人，更覺得其可愛了。

司馬昭打平了諸葛誕，又殺掉了高貴鄉公，就漸漸的可以圖篡了。要圖篡位，總得立些武功，於是決計伐蜀。這些話，上文中業經說過了。這時候的蜀國，卻是什麼形勢呢？蜀國這時候，兵權算在姜維手裏。但是費禕死後，後主所信任的宦官黃皓，漸漸弄權，要想排擠陷害他。姜維雖有武略，政治上的手腕似乎欠缺些，就不敢回成都，帶著兵屯駐在沓中。這沓中在現今甘肅臨潭縣，就是從前的洮州的西邊，未免太偏僻些了。

當時魏國是分兵三路：鄧艾、諸葛緒各帶兵三萬，鄧艾牽制住姜維的正面，諸葛緒遮斷了姜維的後路。鍾會卻帶了十幾萬大軍，從斜谷、駱谷兩路並進。當魏延守漢中時，在漢中的外面設



立了許多據點，派兵守住，敵人來攻，使其不得入內。後來姜維說：「這種辦法，雖然穩當，卻也不能得利。不如把這些據點撤掉了，聚集兵糧，堅守漢樂兩城。」敵兵攻城不破，又野無可掠，糧運不繼，自然只得退兵。我們卻各城的兵齊出，和游軍會合，就好把他殲滅了。」這條主意，固然也是好的，然而把敵兵放入平地，究竟有些冒險。鍾會既進漢中之後，分兵圍困漢樂兩城，自己直趨西南，把陽安關攻破。這陽安關，在嘉陵江沿岸，現今沔縣的西南，寧羌縣的西北，乃是入蜀正面第一道關隘。陽安關既破，就只有現今四川昭化、劍閣兩縣間的劍閣可守了。當時姜維聽得鍾會大兵前進，自然要從沓中回來。鄧艾牽制他不住，諸葛緒也阻當不住他。然而陽安關已經不守了，就只得守住了劍閣。鄧艾追趕姜維，到了現今甘肅的文縣，就是漢朝所謂陰平道的地方。從此南下，經過平武縣的左擔山，就可以從江油、緜陽直向成都去的。這一條路，極其險峻，所以當時蜀國並不防備。鄧艾要和諸葛緒合兵走這一條路進去。諸葛緒說本來的軍令，只叫他堵截姜維，並沒有叫他攻蜀，就引兵和鍾會的大軍會合。鍾會密白他畏懦不進，魏朝把他檻車徵還。兵也並給鍾會統帶了。然而攻劍閣，卻攻不進去。鍾會無法，打算退兵了。不料鄧艾的兵，已從陰平伐山開路，走了無人之地七百多里打進去。把諸葛緒的兵打敗了，直向成都。鄧艾的兵，是能夠進去，退不回去的，自然要拚命死戰，其鋒不可當。然而其實是孤軍。假使後主堅守成都，這時候，劍閣並沒有破，鍾會的大軍不得前進，鄧艾外無救援，終竟要做甕中之鼈的。然而後主不能堅守，竟爾投降。姜維在劍閣，聽



得諸葛瞻的兵被打敗了。傳來的消息，有的說後主劉禪要堅守成都，有的說他要逃向東吳，又有的說他要逃到現今的雲南地方去。不知的實，乃引兵向西南退卻。到了現在的三臺縣地方，奉到後主的命令，叫他投降魏軍。姜維便到鍾會軍前投降。據三國志說：當時將士，接到投降的命令，都發怒得「拔刀斫石」，難道姜維倒是輕易投降的麼？

鄧艾得意非常，就十分誇口。對蜀國的士大夫說道：「你們幸而遇見我，所以身家性命得以保全。要是遇見吳漢一流的人物，就糟了。」艾又說：「姜維也是一個有本領的人，不幸遇著了我，所以敵不過罷了。」聽的人都暗笑他，他自己也不覺得。他又表上魏朝，說「劉後主一時不可把他內徙。要是把他內徙，吳國人看見了，疑心魏國待遇他不好，就不肯歸降了。現在該留兵兩萬人在蜀，蜀國投降的軍隊，也留著兩萬，不要解散。再在四川大造兵船，做出一個伐吳的聲勢來。一面派人去曉諭吳國，吳國自然可不戰而降了。只要把後主留在四川一年，那時候吳國歸降，就可把他送到京城裏。」當時鄧艾在川中，諸事多獨斷獨行，並不等魏朝的許可。司馬昭派監軍衛瓘去對他說，不宜如此。鄧艾倒說：「春秋之義，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稷、利國家者，專之可也。一味等待命令，以致誤國，這件事我是辦不到的。」這樣一來，司馬昭自然要疑懼了。鍾會等人就乘機說他的壞話。於是魏朝又下詔書，檻車徵還鄧艾。怕他不聽命令，叫鍾會也進向成都。衛瓘在前，用司馬昭的親筆命令，曉諭鄧艾手下的兵。鄧艾手下的兵，此時只想望得些賞賜回家，誰來和鄧艾造反？



況且鄧艾也本無反心，抵抗命令的事情，自然不是倉卒間可以結合的，於是鄧艾手下的軍隊，都一無抵抗，把鄧艾釘入檻車裏去了。

鍾會和姜維，很爲要好。三國志姜維傳說他們「出則同輿，坐則同席。」鄧艾被擒之後，鍾會到了成都，所有伐蜀之兵，都在他一個人統率之下了。三國志鍾會傳說：他這時候就有了反心。要叫姜維等帶著蜀兵出斜谷，而自己帶著大兵跟隨其後。這時關中一方面，是沒有阻礙的，可以唾手而得長安。既入長安，從渭水及黃河順流而下，五天可到孟津，和騎兵在洛陽相會，一舉而大事可定了。忽然得到一封司馬昭的信，說「怕鄧艾不肯就徵，已派賈充帶了一萬名兵進駐樂城，我自己帶著十萬兵駐紮在長安。相見在近，不再多說了。」鍾會得書大驚。對親近的人說道：「只取鄧艾，司馬昭知道我辦得了的。現在自帶大兵前來，一定是疑心我了。這事非速發不可。」恰好這時候郭太后死了，鍾會就詐傳太后的遺詔，叫他起兵討滅司馬昭。召集北來諸將領，都把他們關閉在官署中，把城門宮門都關閉起來，要想都殺掉他們，還猶豫未能決斷。他的帳下督丘建，本來是護軍胡烈所薦的。看見胡烈獨坐得可憐，替他請求鍾會，許放他一個親兵進來，傳遞飲食。鍾會允許了。其餘諸將領，也援例各放了一個人進來。胡烈對他的親兵說，又寫封信給他的兒子，說鍾會要殺盡北兵。如此一傳二，二傳三，北來的兵都知道了，就同時並起攻城。被看守的人也從屋上爬出去，各人回到自己的軍隊裏，同時進攻。姜維和鍾會手下的少數人，如何抵敵？就都給



他們殺掉了。鄧艾手下的將，聽得鍾會死了，追上去打破檻車，把鄧艾放了出來。衛瓘一想不好，我是捉拿鄧艾的人，放了他出來，他要報讎怎樣？又派兵追上鄧艾，把他殺死了。征西的三員大將，就是這樣了結。

鍾會爲什麼要造反呢？他是司馬師、司馬昭的心腹。人家稱他爲張子房的。司馬師打破毌丘儉，司馬昭打破諸葛誕，他的計謀很多。伐蜀的三路兵，鄧艾是安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，諸葛緒是雍州刺史，都是久在西方，和蜀國相持的，只有鍾會是司馬昭的心腹，所以大兵都在他的手裏。這時候的司馬氏，是不容易推翻的，他豈有不知之理？況且他也向來是個文臣，如何會忽有野心，想要推翻司馬昭呢？我們看這個，就知他一定有大不得已的苦衷。原來他是鍾繇的小兒子，鍾繇是替魏武帝鎮守關中的。當漢獻帝之世，關中反側的人很多，涼州還有馬超、韓遂，魏武帝能夠專心平定東方，不以西顧爲憂的，都是得他的力量。所以鍾繇可以說受魏朝的恩典很深。鍾會是個文人，很有學問的，不是什麼不知義理的武人，他要盡忠於魏朝，是極合情理的。所以鍾會可說和王凌、毌丘儉、諸葛誕一樣，都是魏朝的忠臣，並不是自己有什麼野心。而他的謀略，還在這三人之上，亦且兵權在手，設使沒有北兵的叛變，竟從長安而下，直指洛陽，這時候司馬氏的大勢如何，倒是很可擔憂的了。

至於姜維則又另有姜維的心理。三國志姜維傳注引華陽國志說：姜維勸鍾會盡殺北來諸



將，要等諸將已死之後，再行殺掉鍾會，盡數殺掉北兵，然後恢復蜀國。他曾經寫一封祕密信給後主，說「願陛下忍數日之辱。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，日月幽而復明。」又引孫盛的晉陽秋，說他到蜀中時，蜀中父老還說及此事。孫盛的入川，在晉穆帝永和三年，已在蜀漢滅亡之後八十四年了。蜀中父老的傳說，固然未必盡實。譬如姜維在當時，能否和後主祕密通信？後主這種人，祕密通信給他何用？只有洩漏事機而已。只這一點，便有可疑。然而情節雖或不盡符合，姜維有這一番謀畫，是理有可信的。因為他決不是輕易降敵的人。而在當時，假使鍾會不被北兵所殺，而能盡殺北來諸將，把一部分軍隊交給姜維，姜維反攻鍾會，也很有可能的。注三國志的裴松之，就是這樣說。姜維是天水郡冀縣人，冀縣是甘肅的甘谷縣。涼州地方，是被曹操平定較晚的。姜維是諸葛亮第一次伐魏時，詣諸葛亮投降的。他本是天水郡的參軍，所以要投降，據三國志說：是因天水太守疑心他要反叛之故。姜維決不是輕易降敵的人，太守疑心他，他未必無法自明，就要真個降敵。姜維降蜀之後，諸葛亮寫信給蔣琬等說他心存漢室，可見姜維本來是要效忠於漢而反魏的，太守疑心他，並沒有錯。鍾會的效忠於魏，姜維的效忠於漢，又可稱封建道德之下的兩個烈士了。

●斜谷，在今陝西郿縣西南，駱谷，在今陝西盩厔縣西南。

●在今陝西沔縣東南。

●罪人坐的車，有闌檻，防他逃走。



④ 後漢光武帝時平蜀的將，曾大肆殺戮。

⑤ 在今河南孟津縣北。

⑥ 明帝的皇后。









